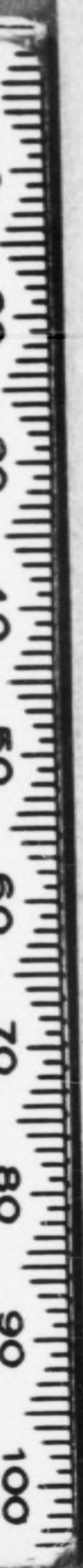


書



管子書序



管子舊書凡三百八十九篇漢劉向校除
其重複定著為八十六篇今正十篇近世
所傳往往淆亂至不可讀余行求古善本
庶幾遇之者幾二十年始得之友人秦汝
立氏其大者一僅完整而句字復多糾錯乃

為正其說誤者愈之

而關其

考者尚十之二然後管子幾

伯莫盛於桓公而管仲特為之佐自其事
羞稱於聖門而其言悉見絀以為權謀功
利學者鮮能道之及余讀是書而深惟其
故然後知王者之法莫備於周公而善變

周公之法者莫精於管子何者方周之興
去隆古洵穆之風未遠而后稷公劉其深
仁厚澤又培之於數百年之久蓋風會既
啟而文明猶鬱周公起而當制作之任其
法制之綢繆文章之繁猥諸所經畫莫不
犁然具舉而天下且以鴻龐淳固之俗始

嚮利於憲度著明之後故其法雖密而其
服習者亦能安之而不悖周室既衰諸侯
日尋於干戈謀臣營士競出其智力以相
勝苟必競於先王之約束而執不移等
則勢有所格而其術必有所窮非救時之
宜矣管子固天下才也豈其智不及此乎

是故當其謀之於垂纓下衽之日者不過
審舊法擇其善者而從之又其要則杜事
可以隱令可以寄政使諸侯不吾虞而吾
獸安國富民以取盈於天下故其書如牧
民乘馬幼官輕重諸篇大抵不離周官以
制用而亦不盡局於周官以通其變今攷

其說所謂叅國為之軍者即伍兩卒旅之
舊也因罰備器用者即兩造兩劑之遺也
選士首以好學慈孝而且及於孝勇股肱
亦興賢之故典也鑄幣藉以黃金刀布而
並及於魚鹽鍼鐵亦圜府之舊章也他如
五勢之准諸說不過積餘歲羨待之於國

諸侯不服吾可以戰諸侯賓服吾可以行
仁義蓋周公之法其樊然結約者要呂率
民於善仲直師其意不齟其故一更之為
截然夷易而作民於戰故其言曰精時者
少日而功多又曰吾欲正卒伍修甲兵而
大國亦將修之吾有攻伐之器而諸侯有

守禦之備是難以速得志此仲之所以立
法意也夫白刃捍胷則目不見沘矢拔戟
加首則十指不辭斷明緩急之有所先也
使仲當諸侯力政之日必欲舉王制而井
田吾民象刑吾法毋招權勇毋權鹽鐵不
踰時而國且飽於敵矣安能以區々之齊

伸威海岱而成其一匡之績哉昔者蘇軾
氏蓋論仲之變法而曰王者之兵非以求
勝故其法繁而曲霸者之兵求以決勝故
其法簡而直然則謂仲之用法異於周公
之意則可而謂其法之盡詭於周公則不
可故曰古今遞遷道隨時降王霸迭興政

管子
卷之
五
由俗革吾以為周公經制之大備蓋所以
成王道之終管子能變其常而通其窮亦
所以基伯道之始夫亦勢之所趨有不得
不然者乎雖然非仲之輕於悖周也當太
公之治齊五月而報政曰吾因其俗簡其
禮至三年而伯禽之報政周公且譽之曰

夫政不簡不易民不有近魯終北面而事
齊矣意者太公之治有不盡倣於周官而
史蓋稱其通商賈之策便魚鹽之利人民
歸齊稱大國蓋自太公而齊故以富彊
名於列國仲特曰齊之故而修業耳非一
無所昉襲而創為之者也世之譚者曰帝

降而王、降而霸自仲之說行一變而入於誇詐之習其未極於秦鞅盡去先王之籍而流毒天下遂以管商為功利之首夫商君慘礪少息卒受惡名於秦而仲之政飾四維固六親其論白心內業不可謂無窺於聖人之道而徒以刀鋸繩民如商君

者故雖吾夫子亦且大其功而以如其仁歸之柰何躋鞅於仲也余愬夫讀是書者不揆其修政立事之原而徒辱之以權謀功利使管子之所曰善用周公者其道不明於天下也故為之梓其書而復論著其大略於篇首云

於齊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故管仲曰吾始困時與鮑叔分財多自予鮑叔不以我爲貪知吾貧也嘗爲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爲愚知吾有利不利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爲無耻知吾不羞小節而耻功名不顯于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鮑叔既進管仲而已下之子孫世祿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常爲名大夫管子既相以區區之齊在海濱通貨積財富國彊兵與俗同好

醜故其書稱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下令猶流水之原令順人心故論卑而易行俗所欲因予之俗所否因去之其爲政也善因禍爲福轉敗爲功賢輕重慎權衡桓公怒少姬南襲蔡管仲因伐楚責包茅不入貢於周室桓公北征山戎管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柯之會桓公背曹沫之盟管仲因而信之諸侯歸之管仲聘於周不敢受上卿之命以讓高國是時諸侯爲管仲城穀以爲之乘

管子
三序
三
邑春秋書之褒賢也管仲富擬公室有三歸反坫
齊人不以為侈管子卒齊國遵其政常彊於諸侯
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太史公曰余讀
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詳哉言之也又曰
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愛豈管仲之
謂乎九府書民間無有山高一名形勢凡管子書
務富國安民道約言要可以曉合經義向謹第錄

管子文評

劉勰曰管晏屬篇事覈而言練

漢志道家管子八十六篇孝經有弟子職一篇是

管子所作

管子之書半是後之好事者所加輕重篇

尤鄙俗

孔穎達曰輕重篇或是後人所加

晁氏曰劉向所定凡八十六篇世稱齊管仲撰杜

祐指畧云唐房玄齡註其書載管子將沒對桓

公之語疑後人續之而註頗淺陋恐非玄齡或
曰尹知章也予讀仲書見其謹政令通商賈均
力役盡地利既爲富彊又頗以禮義廉耻化其
國俗如心術白心諸篇亦嘗側聞正心誠意之
道其能一天下致君爲五霸之盛宜矣

蘇子瞻曰嘗讀周官司馬法得軍旅什伍之數其
後讀管夷吾書又得管子所以變周之制蓋王
者之兵出於不得已而非以求勝敵也故其爲
法要以不可敗而已至於桓文非決勝無以定

霸故其法在必勝繁而曲者所以爲不可敗也
簡而直者所以爲必勝也

葉水心曰管子非一人之筆亦非一時之書莫知
誰所爲以其言毛嬙西施吳王好劔推之當是
春秋末年又持滿定傾不爲人客等亦種蠡所
遵用也其時固有師傳而漢初學者講習尤著
賈誼晁錯以爲經本故司馬遷謂讀管氏書詳
哉其言之也篇目次第最爲整比乃漢世行書
至成哀間向歆論定羣籍古文大盛學者雖疑

管子
管子
信未明而管氏申韓由此綃絀然自昔相承直
云此是齊桓管仲相與諫議唯諾之辭余每惜
晉人集諸葛亮事而今不存使管子設施果傳
於世士之淺心既不能至周孔之津涯隨其才
分亦足與立則管仲所嘗親經紀者豈不足爲
之標指哉惟夫山林處士妄意窺測借以自名
王術始變而後世信之轉相疏剔幽蹊曲逕遂
與道絕而此書方爲申韓之先驅斯鞅之初覺
民罹其禍而不蒙其福也哀哉

又曰管氏書獨鹽筴爲後人所遵言其利者無不
祖管仲使之蒙說禹世甚可恨也左傳載晏子
言海之鹽蜃祈望守之以爲哀微之苛歛陳氏
因爲厚施謀取齊而齊卒以此亡然則管仲所
得齊以之伯則晏子安得非之孔子以器小卑
管仲責其大者可也使其果瑣猥爲市人不肯
爲之術孔子亦不暇責矣故管子之尤謬妄者
無甚於輕重諸篇

周氏涉筆曰管子一書襍說所叢予嘗愛其統理

管子
卷之四
三
道理名法處過於餘子然他篇自語道論法如
內業法禁諸篇又偏駁不相麗雖然觀物必於
其聚文子淮南徒聚衆辭雖成一家無所收采
管子聚其意者也粹羽錯色純玉間聲時有可
味者焉

陳氏曰按漢志管子八十六篇列於道家隋唐志
著之法家之首今篇數與漢志合而卷視隋唐
爲多管子似非法家而世稱管商豈以其標術
用心之故同耶然以爲道家則不類

黃震日抄曰管子書不知誰所集乃龐襍重複似
不出一人之手心術內業等篇皆影附道家以
爲高侈靡宙合等篇皆刻斲隱語以爲怪管子
責實之政安有虛浮之語牧民篇最簡明其要
曰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禮義廉
耻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此管子正經
之綱苟得王者之心以行之雖歷世可以無弊
秦漢以來未有能踐其實者也其說豈不簡明
大匡篇管子行事之日聚見此書其次第皆可

按而考然其說似粉飾之以誇功若輕重篇要皆多爲之術以成其私瑣屑甚矣未必皆管子之真其書所載鮑叔薦仲與求仲於魯及入國謀政與戈廩鴻飛四時三弊臨歿戒勿用豎刁等說皆屢載而不同或本文列前而解自爲篇或併篇或無解或云十日齋戒以召仲觴三行而仲趨出又云樂飲數旬而後諫自相矛盾若此不一故曰似不出一人之手

又曰管子註釋最多抵牾四傷之篇誤名百匿而

以四傷名七法之篇幼官篇首章云若因夜虛守靜人物則皇其後方之圖本可覆也乃衍人物二字不知參對而以夜虛爲句守靜人物自爲句方以人物則皇爲句而曲爲之說曰聽候人物也守靜豈聽候之義也幼官五圖以形生理爲句而中央之註獨以形生屬上文明法篇以比周以相匿爲句而下又云忘主歿交其後方之明法解可覆也及政一故字不知參對而以相爲匿是爲句而曲爲之說曰匿公是而不

行也不知比周以相匿者匿其非爾比周何是之有乎形勢篇云天地之配也地字誤作下字亦未正五法之章曰天下不患無財患無人以分之分如分地之利之分言有人次有財耳乃釋云可以分與財者賢人也殊非章旨立政之章曰道塗無行禽措人言之謂其爲能行之禽耳乃釋云無禽獸之行是以行爲去聲亦覺不倫版法篇云悅在施愛有衆在廢私今因欽文而云悅在施有衆在廢私不成文矣其他難繫

舉

楊忱序曰管子論高文奇雖有作者不可復加一辭

張嶠曰管子天下奇文也心術白心上下內業諸篇是其功業所本

管子凡例

一漢志管子八十六篇吳兢書目凡三十卷今據舊本詮次其王言正言言昭修身問霸牧民解問乘馬輕重丙輕重庚共亡十篇列爲二十四卷其吳兢所次卷目今不可考

一管子註出房玄齡或云出唐國子博士尹知章其訛謬穿鑿日抄論之甚詳矣蘆泉劉氏績間爲補定簡明貫穿多所發明第宋本俱不載而近刻舛錯每每至不可句今據宋本校定而劉

管子
續所註其最切當者列之篇首皆冠以按字其
間有愚見所音注者亦襍見篇首得百一耳
一管子書多古字如專作搏忒作貳宥作侑況作
兄釋作澤此類甚衆大匡載召忽語曰百歲之
後吾君下世犯吾命而廢吾所立奪吾糾也雖
得天下吾不生也兄與我齊國之政也而注乃
謂召忽呼管仲爲兄曰澤命不渝而注乃以爲
恩澤之命甚陋不可徧舉書旣雅奧難句而爲
之註者復繆於訓釋故益使後人疑惑不能究

知今悉從宋本刊定不敢輕加更易其古文字
間有不可考者皆爲標識篇首以俟有識者共
訂正焉

一管子新本每遇長篇文字至更端處皆別爲一
行其間不能無分析太過之弊今皆按宋本校
正其文義當隔別者止爲一其處以識章目所
分其新本應合而分應分而合者悉爲釐正
一管子書文辭古奧旣不易讀而近板數家皆承
訛襲謬襍亂支離讀者至一二卷後往往厭弃

管子
幾成廢書今按宋本更正比次無下數千百餘處其間尚有一二闕文誤字不可解不可句者第疏之篇首不敢強為附益俟海內藏書家或更有善本重加輯定實此書之幸也
按張巨山紹興己未寫本云從人借得讀者累月始頗窺其義訓然舛脫甚衆其所未解尚十二三則是書之訛謬難讀其來久矣今詳定句讀悉通融上下文義間有房註誤句而蘆泉氏所更正者皆列疏於上使覽者易以研解也

管子目錄

第一卷

牧民第一

形勢第二

權修第三

立政第四

乘馬第五

第二卷

七法第六

版法第七

第三卷

幼官第八

幼官圖第九

五輔第十

第四卷

宙合第十一

樞言第十二

第五卷

八觀第十三

法禁第十四

重令第十五

第六卷

法法第十六

兵法第十七

第七卷

大匡第十八

第八卷

中匡第十九

小匡第二十

王言第二十一

第九卷

霸形第二十二

霸言第二十三

問第二十四

謀失第二十五

第十卷

戒第二十六

地圖第二十七

管子
卷之
參患第二十八

制分第二十九

君臣上第三十

第十一卷

君臣下第三十一

小稱第三十二

四稱第三十三

正言第三十四

第十二卷

侈靡第三十五

第十三卷

心術上第三十六

心術下第三十七

白心第三十八

第十四卷

水地第三十九

四時第四十

五行第四十一

第十五卷

勢第四十二

正第四十三

九變第四十四

任法第四十五

明法第四十六

正世第四十七

治國第四十八

第十六卷

內業第四十九

封禪第五十

小問第五十一

第十七卷

七臣七主第五十二

禁藏第五十三

第十八卷

入國第五十四

九守第五十五

桓公問第五十六

度地第五十七

第十九卷

地員第五十八

弟子職第五十九

言昭第六十

修身第六十一

問霸第六十二

牧民解第六十三

第二十卷

形勢解第六十四

第二十一卷

立政九敗解第六十五

版法解第六十六

明法解第六十七

臣乘馬第六十八

乘馬數第六十九

問乘馬第七十八

第二十二卷

事語第七十一

海王第七十二

國蓄第七十三

山國軌第七十四

山權數第七十五

山至數第七十六

第二十三卷

地數第七十七

揆度第七十八

國準第七十九

輕重甲第八十

第二十四卷

輕重乙第八十一

輕重丙第八十二

輕重丁第八十三

輕重戊第八十四

輕重己第八十五

輕重庚第八十六

右二十四卷

凡八十六篇

內十篇

北宋本管子二十四卷向年士礼居所藏今歸汪閔園家不肯借人讀

余表兄師竹陳奐從其家校之道光辛卯忠因得臨校一過隨注疑

義於上方茲奉李方伯方赤先生之命廣臨一本完日記此

道光二十年庚子九月廿八日吳縣吳志忠



六十四卷

管子卷第一



唐司空房玄齡



牧民第一

形勢第二 權修第三

立政第四

乘馬第五

牧民第一

國頌 士經

四維 四順 六親 五法

經言一

凡有地牧民者務在四時四時所以生守在倉廩

食者人也國多財則遠者來地辟舉則民留處舉盡也信

地盡闢則人留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

辱。上服度則六親固。服行也上行禮度則六親各得其所故能感恩而結固之

四維張則君令行。故省刑之要在禁文巧。文巧者刑罰所

由守國之度。在飾四維。順民之經。在明鬼神。祇山

川。鬼神山川皆有尊卑之序故敬明之敬宗廟。恭祖舊。謂恭承先祖之舊法不

務天時。則財不生。不務地利。則倉廩不盈。野蕪曠

則民乃菅。菅當為姦上無量。則民乃妄。文巧不禁。則民

乃淫。不璋兩原。則刑乃繁。璋當為章章明也兩原謂妄之原上無量也淫

之原不禁文巧也。不明鬼神。則陋民不悟。不悟鬼神有尊

卑也。不祇山川。則威令不聞。言能登封降禪祇祀山川則威令遠聞

陳息曰讀如犯而不校之校讀云犯上也

不敬宗廟。則民乃上校。校效也君無所尊人亦效之不恭祖舊。則孝悌不備。四維不張。國乃滅亡。

右國頌。頌容也謂陳為國之形容

國有四維。一維絕則傾。二維絕則危。三維絕則覆。

四維絕則滅。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滅不

可復錯也。何謂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

耻。禮不踰節。義不自進。自進謂不薦舉也廉不蔽惡。隱蔽其惡

非貞也。耻不從枉。說隨邪枉無羞之人故不踰節。則上位安。不

自進。則民無巧詐。不蔽惡。則行自全。不從枉。則邪

宋本留字子誤

志崇本無字子乃流字子之說也
志崇本無字子乃流字子之說也
也白虎通謂我曰培之為言明也

事不生

右四維

劉結曰按維網皆之綱此四者張之所由立國故曰維

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民惡憂勞。我佚樂之。民惡貧賤。我富饗之。民惡危墜。我存安之。民惡滅絕。我生育之。能佚樂之。則民為之憂勞。君於平康能佚樂人及其危人必謂之憂勞下三順皆然能富饗之。則民為之貧賤。能存安之。則民為之危墜。能生育之。則民為之滅絕。故刑罰不足以畏其意。殺戮不足以服其心。畏意服心在於順其所欲不在刑罰殺戮故刑罰繁而意不恐。則

宋本之字誤

按予謂佚樂富貴存安生百也取謂憂勞貧賤危墜滅絕也

令不行矣。殺戮衆而心不服。則上位危矣。故從其四欲。則遠者自親。行其四惡。則近者叛之。故知予之為取者。政之寶也。謂與之生全取其死難也

右四順

錯國於不傾之地。積於不涸之倉。涸竭也藏於不竭之府。下令於流水之原。使民於不爭之官。明必死之路。開必得之門。不為不可成。不求不可得。不處不可久。不行不可復。錯國於不傾之地者。授有德也。積於不涸之倉者。務五穀也。藏於不竭之府者。

養桑麻育六畜也。下令於流水之原者，令順民心也。使民於不爭之官者，使各為其所長也。各長其所長則順而悅，故明必死之路者，嚴刑罰也。開必得之門者，信慶賞也。不為不可成者，量民力也。不求不可得者，不彊民以其所惡也。不處不可久者，不偷取一世也。謂所處可必使百代常行不行不可復者，不欺其民也。復重也欺民之故授有德則國安，務五穀則食足，養桑麻育六畜則民富，令順民心則威令行，使民各為其所長，則用備嚴刑罰則民遠邪，信慶賞則

民輕難，量民力，則事無不成。不彊民以其所惡，則詐偽不生。不偷取一世，則民無怨心。不欺其民，則下親其上。

右士經 士事也經常也謂陳事之可以常行者也

以家為鄉，鄉不可為也。言有家之親斥以為鄉之疎必生怨故不可為也下

三事以鄉為國，國不可為也。以國為天下，天下不

可為也。以家為家。一親以鄉為鄉。二親以國為國。

三親以天下為天下。四親毋曰不同生，遠者不聽。

謂家也言有家之親而謂之曰不與汝同家而生用此以相疎遠者必不聽下同毋曰不

按澤大於家
言以為家者
為鄉則細必
不洽等而上
之皆然故才
有大小而治
隨之故治天
下不洽拘于
同家同鄉同
國而量如天
地日月然後
能治天下

匿之指好惡也

同鄉遠者不行。毋曰不同國。遠者不從。如地如天。

何私何親。五親也如月如日。唯君之節。六親也。天地日月取其耀

臨言人君親下當如御民之轡。在上之所贊。言人

天地日月之無私也之所贊。若道民之門。在上之所先。上所先。行人必

馬之從轡由門召民之路。在上之所好惡。故君求之則臣得

之。君將來之臣已。君嗜之則臣食之。君好之則臣

服之。君惡之則臣匿之。一法毋蔽汝惡。毋異汝度。

汝君賢者將不汝助。言室滿室。言堂滿堂。是謂聖

王。二一法也。言堂室事而令城郭溝渠。不足以固守。

兵甲彊力。不足以應敵。博地多財。不足以有衆。言

郭兵甲博地不足以固守。應敵有衆惟有道者能

備患於未形也。故禍不萌也。三法天下不患無臣。患

無君以使之。天下不患無財。患無人以分之。可以

財者賢故知時者可立以為長。無私者可置以為

政。審於時而察於用。而能備官者。可奉以為君也。

四法也。緩者後於事。吝於財者失所親。信小人者失

士。五法

右六親五法

此注家非謂
依後形勢
目明

形勢第二自天地以及萬物關諸人事莫不有形
直狀危者勢必傾觸類莫不然可以一隅而反

經言二

山高而不崩則祈羊至矣淵深而不涸則沈玉極

矣極至也山不崩淵不涸與雨之祥故天不變其

常地不易其則春秋冬夏不更其節古今一也

天地即古之天地今之四時蛟龍得水而神可立

也虎豹得幽而威可載也至德處盛位天風雨無

鄉而怨怒不及也鄉方也既無方所貴有以行令

昔至烈曰王即玉字也
古玉字有以王者身作王亦不字
為玉字身不在不究係脫

宋本脫也字

同改此注以
釋析本同也

宋本今字誤

當依解作衛令

忠索抱蜀猶云抱一乃言卷
十二云一也注謂獨身廣正
釋詰云四則大也向曰聖人
抱一以為天下式抱一即後解
立居之量守事也禮記曰王
中心無為也以守至正無為而
治社稷者保故解以抱蜀
謂抱蜀非以蜀為器物之
名也注謂甚易震為諸
侯而曰至器者莫若長子
廟堂既修則不喪也長子
故言所謂抱蜀者祠器也
宋本問字誤
依解失也下脫五字句

受辭謂君出
言順理而民
受之無異也
名理謂此名
彰于四方也
獨資獨

賤有以忘卑貴而行令今乃行壽夭貧富無徒歸

也皆有理銜命者君之尊也受辭者名之運也

君之辭以出命則上無事則民自試試用抱蜀不

言而廟堂既修抱持也蜀祠器也君人者但抱祠

之政既以鴻鵠鏘鏘唯民歌之感德濟濟多士殷

民化之紂之失也戒紂之失飛蓬之問不在所賓

燕雀之集道行不顧蓬飛因風動搖不定喻二三

翔集事之常細也故行道之人忽犧牲圭璧不足

以饗鬼神鬼神享德主功有素寶幣奚為主能立

三子技名世
必有所以致
之非在弓矢
操機斷削之
未

有素有素則諸侯不敢
犯寶玉幣帛何所為乎
羿之道非射也造父之術
非馭也奚仲之巧非斷削也
造父之馭貴其軍容致遠不在
轍跡徧天下也奚仲之巧貴其
九車以載不在斷削成光鑑也
召
遠者使無為焉親近者言無事焉
唯夜行者獨有也
遠使無為所以優遠方也親於
近者貴於恩厚不在於虛言夜
行謂陰行其德則人不與之爭
故獨有平原之隰奚有於高
言平隰之澤雖有小大失小善
不成其美隰下澤也大山之隈
奚有於深言山既大矣雖有小
隈不成為深喻人有小行雖有
小過非不肖也訾讒之人勿與
任大訾讒之人則亂大邦也
此譙臣者可以遠舉言行莫先
謂

言無

宋本脫虛言三字

顧憂謂忠事勤臣
患也

言行者可與顧憂者可與致道
顧憂謂忠事勤臣道有如此者
可致

宋本和字誤

必得之事二
句釋皆非觀
解自明

必得之事二
句釋皆非觀
解自明

於道其計也速而憂在近者
往而勿召也
小人雖速禍敗尋至則憂及之
此舉長者可遠見也
舉人親近推之令去不須召也
裁斷也能斷大長利眾皆見
裁大者眾之所比也
事眾必比之之故曰遠見
裁大者眾之所比也
事眾必比之美人之懷定服而勿厭也
欲令人貴美而懷歸者
須安定服行道德勿有疲
必得之事不足賴也
必諾之言不足信也
言人莫為疑動言必得應諾如
小謹者不大立訾食者
此虛誕者耳不足賴信也
不肥體言人無弘量但有小
謹不能大立也訾言有無棄
之言者必參於天地也
言無可棄動為法則若天地
之無不容載

管子
卷一
六

按謂使人惡之不求備也矜伐二句謂自用則小之弊

按言忘情則不計及時成事務要則忽然成事故曰疑神若能審內外立操要之神則忘情不及者亦從而能與

故曰參墜岸三仞。人之所大難也。而猿猱飲焉。故曰。伐矜好專。舉事之禍也。猿遇墜岸而能飲喻不智者逢禍而能息也行其野。不違其馬。馬有識道之性不違馬而自能得塗喻未經其事問其所經與予而無取者。天地之配也。天地施生不求所報與而不取可以配天地也怠倦者不及。倦怠之人觸塗廢滯故多不及無廣者疑神。神者在內。不及者在門。無形常在於內故曰在內也外見故曰。在內者將假。在門者將待。將假謂神將借已也待謂將須自厲曙戒勿怠。後穉逢殃。每曙而戒所以戒此以待勿為倦。朝忘其事。夕失其功。邪氣入內。正色乃衰。急也。

君不君則臣不臣。父不父則子不子。上失其位則下踰其節。上下不和。令乃不行。衣冠不正則賓者不肅。進退無儀則政令不行。且懷且威則君道備矣。莫樂之則莫哀之。常能樂人及其有難人必哀之也莫死之。常能生人及其有危人必死之往者不至。來者不極。此往不至則彼來有危人必死之道之所言者一也。而用之者異。道之所言其理不二但用之不同其事遂異也有聞道而好為家者。一家之人也。有聞道而好為鄉者。一鄉之人也。有聞道而好為國者。一國之人也。有聞道

道往莫來道來莫往謂人從上所好

釋台作澤

按出於理曰天道出於欲曰人事

而好為天下者。天下之人也。此亦仁者見之謂之也。仁智者見之謂之智。

有聞道而好定萬物者。天下之配也。此則君子體斯道也。

道往者其人莫來。道來者其人莫往。道之所設。身之化也。道者均彼我忘是非。故無來往之體。然道之所設。身必與之化也。

持滿者與天安危者與人。失天之度。雖滿必涸。上下不和。雖安必危。能持滿者則與天合。能安危者則與人合。不合於天。雖滿必涸。不合於人。雖安必危。

欲王天下而失天之道。天下不可得而王也。得天之道。其事若自然。失天之道。雖立不安。其道既得。莫知其為之。其功既成。莫知其釋之。藏之無形。

天之道也。疑今者察之古。不知來者視之往。萬事之生也。異趣而同歸。古今一也。生棟覆屋。怨怒不及弱子。下瓦慈母操箠。言人以生棟造舍。雖至覆屋。但自咎而已。不敢怨及他人。至弱子下瓦。所損不多。慈母便操箠而怒之。喻人主過由已作。雖大而吞聲。過發他人。雖小而振怒。

天道之極。遠者自親。天道平分遠近。無人事也。故遠者自親也。

之起。近親造怨。人事則愛惡相攻。故有近親造怨也。

萬物之於人也。無私近也。無私遠也。動物則有識而無知。植物則有生而無識。故於人也無私。

遠巧者有餘而拙者不足。萬物既無私於人。故巧者用之有餘。拙者用之不足。

其功順天者天助之。其功逆天者天違之。天之

按當作鳥集之交

見與當作見愛之交

獨王一作獨

所助雖小必大。天之所違雖成必敗。順天者有其

功。逆天者懷其凶。不可復振也。鳥鳥之狡雖善不

親。狡謂猜也。言鳥鳥之性多猜。初雖相善後終不親。不重之結雖固必解。

道之用也。賚其重也。毋與不可。毋彊不能。毋告不

知。與不可。彊不能。告不知。謂之勞而無功。見與之

交。幾於不親。見謂不忘而恃也。與親與也。見哀之役。幾於不結。

役而哀之。雖有惻然見而不志。故彼不結也。見施之德。幾於不報。雖有

之德。然見而不志。故彼不報也。四方所歸。心行者也。心行能不見

獨王之國。勞而多禍。獨王謂無四鄰之援也。獨國之君。卑而

不威。自媒之女。醜而不信。未之見而親焉。可以往

矣。未見而親親必無終故可往矣。久而不忘焉。可以來矣。日月不

明。天不易也。山高而不見。地不易也。日月無不明。假令不明是

言而不可復者。天有雲氣而不易也。山高無不見。假令不見是地多險阻。不平易也。

君不言也。行而不可再者。君不行也。謂臣有忠言。不可復言者。

則由君不言。故也。臣有善行。不可再行者。則由君不行也。凡言而不可復。行而

不可再者。有國者之大禁也。

權修第三。權者所以知輕重也。君人者必知事之輕重。然後國可為。故須修權。

經言三

按此註非觀

御覽見五十五引作博大地是也當依改

萬乘之國。兵不可以無主。無所主則無土地博大。

野不可以無吏。無吏則不百姓殷衆。官不可以無

長。無長則無操民之命。朝不可以無政。地博而國

貧者。野不辟也。民衆而兵弱者。民無取也。兵無主

取故未產不禁。則野不辟。賞罰不信。則民無取。野

不辟。民無取。外不可以應敵。內不可以固守。故曰

有萬乘之號。而無千乘之用。而求權之無輕。不可

得也。國號萬乘及其兵用不滿地辟而國貧者。舟

輿飾。臺榭廣也。賞罰信而兵弱者。輕用衆。使民勞

宋本脫飾字

也。舟車飾。臺榭廣。則賦歛厚矣。輕用衆。使民勞。則

民力竭矣。賦歛厚。則下怨上矣。民力竭。則令不行

矣。下怨上。令不行。而求敵之勿謀也。不可得也。欲

爲天下者。必重用其國。欲爲其國者。必重用其民

欲爲其民者。必重盡其民力。重爲矜無以畜之。則

往而不可止也。往謂去也無以牧之。則處而不可使

也。人雖留處無畜牧遠人至而不去。則有以畜之

也。民衆而可一。則有以牧之也。見其可也。喜之有

徵。徵驗也必有恩錫以見其不可也。惡之有刑。賞

罰信於其所見。雖其所不見。其敢為之乎。所見之處賞罰

既信則所不見懼而從教不敢為非。見其可也。喜之無徵。見其不可

也。惡之無刑。賞罰不信於其所見。而求其所不見

之為之化。不可得也。厚愛利。足以親之。明智禮。足

以教之。上身服以先之。服行也。凡所欲教人在中

下審度量以閑之。所以防閑也。鄉置師以說道之。然

後申之以憲令。勸之以慶賞。振之以刑罰。振整也。故

百姓皆說為善。則暴亂之行無由至矣。地之生財

有時。民之用力有倦。而人君之欲無窮。以有時與

有倦。養無窮之君。而度量不生於其間。度量不生

也。限則上下相疾也。上疾下之不供。下疾上之無窮。是以臣有殺其

君。子有殺其父者矣。故取於民有度。用之有止。國

雖小必安。取於民無度。用之不止。國雖大必危。地

之不辟者。非吾地也。民之不牧者。非吾民也。凡牧

民者。以其所積者食之。不可不審也。其積多者其

食多。其積寡者其食寡。無積者不食。或有積而不

食者。則民離上。有積多而食寡者。則民不力。有積

宋本且字誤

管子

二者賢不肖能察也

幸。故離上不力多詐偷幸舉事不成。應敵不用。故曰。察能授官。班祿賜予。使民之機也。野與市爭民。民務本業則野與市爭民家與府爭貨。下務藏積則家與府爭貨金與粟爭。所寶惟穀故金與粟爭鄉與朝爭治。官各務其職故鄉與朝爭治故野不積草。農事先也。府不積貨。藏於民也。市不成肆。家用足也。朝不合衆。鄉分治也。故野不積草。府不積貨。市不成肆。朝不合衆。治之至也。人情不二。故民情可得而御也。審其所好惡。則其長短可知也。觀其交游。則其賢不肖可察也。二者不失。則民能

可得而官也。二者謂好惡交游也地之守在城。城之守在兵。

兵之守在人。人之守在粟。故地不辟。則城不固。有

身不治。奚待於人。待謂將治之言身既不能自治則無以治人也有人不

治。奚待於家。有家不治。奚待於鄉。有鄉不治。奚待

於國。有國不治。奚待於天下。天下者。國之本也。國

者。鄉之本也。鄉者。家之本也。家者。人之本也。人者。

身之本也。身者。治之本也。故上不好本事。則末產

不禁。末產不禁。則民緩於時事而輕地利。輕地利

而求田野之辟。倉廩之實。不可得也。商賈在朝。則

則即也唐人即則字雜改

管子 卷一

貨財上流若桓靈之婦言人事則賞罰不信婦者

職其蠶織此之不為輒言人事廉耻婦人之性險詖故賞罰不信矣男女無別則民無

安難兵士之死節不可得也朝廷不肅貴賤不明

長幼不分度量不審衣服無等上下凌節而求百

姓之尊主政令不可得也上好詐謀開欺開隔也

礙而欺臣下賦歛競得使民偷壹偷取一則百姓

疾然而求下之親上不可得也有地不務本事本

謂君國不能壹民而求宗廟社稷之無危不可得

農

也。上恃龜筮好用巫鑿則鬼神驟崇故功之不立

名之不章為之患者三苟功不立名不章必為三

也。有獨王者謂無有貧賤者有日不足者有日不足者足之費

也。一年之計莫如樹穀十年之計莫如樹木終身

之計莫如樹人樹人謂濟一樹一穫者穀也一樹

十穫者木也果木過十年漸就一樹百穫者人也

人有百年之壽雖使無百年子孫我苟種之如神

用之測其由故曰如神用也舉事如神唯王之門

王者貴神道設教也凡牧民者使士無邪行女無淫事士無

管子 卷一

百

邪行。教也。女無淫事。訓也。教訓成俗而刑罰省。數也。所角反凡牧民者。欲民之正也。欲民之正。則微邪不可不禁也。微邪者。大邪之所生也。微邪不禁而求大邪之無傷國。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禮也。欲民之有禮。則小禮不可不謹也。小禮不謹於國。而求百姓之行大禮。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義也。欲民之有義。則小義不可不行。小義不行於國。而求百姓之行大義。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廉也。欲民之有廉。則小廉不可不脩。

也。小廉不修於國。而求百姓之行大廉。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耻也。欲民之有耻。則小耻不可不飾也。小耻不飾於國。而求百姓之行大耻。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修小禮。行小義。飾小廉。謹小耻。禁微邪。此厲民之道也。民之修小禮。行小義。飾小廉。謹小耻。禁微邪。治之本也。凡牧民者。欲民之可御也。欲民之可御。則法不可不審。法者。將立朝廷者也。將立朝廷者。則爵服不可不貴也。爵服加于不義。則民賤其爵服。民賤其爵服。則人主

不尊。人主不尊，則令不行矣。法者，將用民力者也。將用民力者，則祿賞不可不重也。祿賞加于無功，則民輕其祿賞。民輕其祿賞，則上無以勸民。上無以勸民，則令不行矣。法者，將用民能者也。將用民能者，則授官不可不審也。授官不審，則民間其治。民間其治，則理不上通。理不上通，則下怨其上。下怨其上，則令不行矣。法者，將用民之死命者也。用民之死命者，則刑罰不可不審。刑罰不審，則有辟就。就，有辟就，則殺不辜而赦有罪。殺不辜而赦有罪，

則國不免於賊臣矣。故夫爵服賤，祿賞輕，民間其治。賊臣首難，此謂敗國之教也。

立政第四

三本 省官

四固 服制

五事 九敗

首憲 七觀

首事

經言四

國之所以治亂者三。殺戮刑罰不足用也。

三謂三本也謂

治亂法各有三也

國之所以安危者四。城郭險阻不足守

也。四謂國之

所以富貧者五。輕稅租薄賦斂不足

恃也。五謂

治國有三本。而安國有四固。而富國有

五事。五事，五經也。

自三本已上總其目

君之所審者三。一曰

治亂法各有三也

德不當其位。二曰功不當其祿。三曰能不當其官。此三本者。治亂之原也。故國有德義未明於朝者。則不可加于尊位。功力未見于國者。則不可授以重祿。臨事不信於民者。則不可使任大官。故德厚而位卑者。謂之過德薄而位尊者。謂之失。寧過於君子而毋失於小人。過於君子。其為怨淺。失於小人。其為禍深。是故國有德義未明於朝而處尊位者。則良臣不進。有功力未見於國而有重祿者。則勞臣不勸。有臨事不信於民而任大官者。則材臣

不用。三本者審。則下不敢求。三本者不審。則邪厚上通而便辟制威。如此則明塞於上而治壅於下。正道捐弃而邪事日長。三本者審。則便辟無威於國。道塗無行禽。無禽獸之行疏遠無蔽獄。孤寡無隱治。故曰刑省治寡。朝不合衆。

右三本

君之所慎者四。一曰大德不至仁。不可以授國柄。德雖大而仁不至或苞藏禍心故不可授國柄二曰見賢不能讓。不可與尊位。三曰罰避親貴。不可使主兵。四曰不好本事。

不務地利而輕賦歛不可與都邑此四務者安危之本也故曰卿相不得衆國之危也大臣不和同國之危也兵主不足長國之危也民不懷其產國之危也故大德至仁則操國得衆見賢能讓則大臣和同罰不避親貴則威行於鄰敵好本事務地利重賦歛則民懷其產

右四固

君之所務者五一曰山澤不救於火草木不植成國之貧也二曰溝瀆不遂於隘鄣水不安其藏國

之貧也三曰桑麻不植於野五穀不宜其地國之貧也四曰六畜不育於家瓜瓠葷菜百果不備具國之貧也五曰工事競於刻鏤女事繁於文章國之貧也故曰山澤救於火草木殖成國之富也溝瀆遂於隘障水安其藏國之富也桑麻殖於野五穀宜其地國之富也六畜育於家瓜瓠葷菜百果備具國之富也工事無刻鏤女事無文章國之富也

右五事

分國以為五鄉。鄉為之師。分鄉以為五州。州為之
 長。分州以為十里。里為之尉。分里以為十游。游為
 之宗。十家為什。五家為伍。什伍皆有長焉。築障塞
 匿。匿一道路。博出入。審閭閻。慎筦鍵。筦藏于里尉。
 置閭有司。以時開閉。閭有司觀出入者。以復于里
 尉。復。白。凡出入不時。衣服不中。圈屬類也。羣徒。衆
 不順於常者。閭有司見之。復無時。若在長家子
 弟。臣妾屬役賓客。則里尉以譙于游宗。游宗以譙
 于什伍。什伍以譙于長家。譙敬而勿復。既譙能敬而從命無

謹言謹也

計上計也

及坐及也

著標者也使
備曹署著其
名

事可白則一再則宥。三則不赦。凡孝悌忠信賢良
 儁材。若在長家子弟。臣妾屬役賓客。則什伍以復
 于游宗。游宗以復于里尉。里尉以復于州長。州長
 以計于鄉師。鄉師以著于士師。凡過黨。其在家屬
 及于長家。其在長家。及于什伍之長。其在什伍之
 長。及于游宗。其在游宗。及于里尉。其在里尉。及于
 州長。其在州長。及于鄉師。其在鄉師。及于士師。三
 月一復。六月一計。十二月一著。凡上賢不過等。謂
 賢雖才用絕倫。使能不兼官。罰有罪不獨及。罪必
 無得過其勞級。

管子

卷一

七

從及黨與也賞有功不專與。孟春之朝。君自聽朝。論爵賞。校官。終五日。季冬之夕。君自聽朝。論罰。罪刑。殺亦終五日。正月之朔。百吏在朝。君乃出令布憲于國。五鄉之師。五屬大夫。皆受憲于太史。大朝之日。五鄉之師。五屬大夫。皆身習憲于君前。太史既布憲。入籍于太府。入籍者入取籍於太府也憲籍分于君前。五鄉之師出朝。遂于鄉官。致于鄉屬。及于游宗。皆受憲。憲所以察時令。籍所以視功過。憲既布。乃反致令焉。致令于君然後敢就舍。憲未布。令未致。不敢就舍。就舍。謂之留令。死

罪不赦。五屬大夫。皆以行車朝出朝。不敢就舍。遂行至都之日。五屬之都遂於廟。致屬吏。皆受憲。憲既布。乃發。使者致令以布憲之日。蚤晏之時。憲既布。使者以發。然後敢就舍。憲未布。使者未發。不敢就舍。就舍。謂之留令。罪死不赦。憲既布。有不行憲者。謂之不從令。罪死不赦。考憲而有不合于太府之籍者。侈曰專制。不足曰虧令。罪死不赦。首憲。歲朝之憲既布。然後可以布憲。憲謂月朝之憲

右首憲

按侈曰專制。謂損之不足曰虧令。謂損之

宋本侈曰誤倒

凡將舉事。令必先出曰。事將為。其賞罰之數。必先明之。立事者。謹守令以行賞罰。計事致令。復賞罰之所加。有不合於令之所謂者。雖有功利。則謂之專制。罪死不赦。首事既布。然後可以舉事。

右首事

敬同儉也
修火憲。敬山澤。林藪積草。夫財之所出。以時禁發。馬使民於官室之用。薪蒸之所積。虞師之事也。決水潦。通溝瀆。修障防。安水藏。使時水雖過度。無害于五穀。歲雖凶旱。有所粉扶門反穫。司空之事也。相

高下。視肥瘠。觀地宜。明詔期前後。農夫以時均修焉。使五穀桑麻皆安其處。由田之事也。行鄉里。視宮室。觀樹藝。簡六畜。以時鈞修焉。勸勉百姓。使力作毋偷。懷樂家室。重去鄉里。鄉師之事也。論百工。審時事。辨功苦。上完利。監壹五鄉。以時鈞修焉。使刻鏤文采。毋敢造于鄉。工師之事也。

右省官

度爵而制服。量祿而用財。飲食有量。衣服有制。宮室有度。六畜人徒有數。舟車陳器有禁。修生則有

陳真曰服文即服米

忠孝而夫人之夫當讀如扶夫
人猶云凡人也凡在臣下民也下士
農工商皆非夫人能之也可證

統古見字見曰虎通義
連古註字見周官師注
還鄭司農說

此有闕不誤

纂齊權

軒冕服位穀祿田宅之分。死則有棺槨絞衾壙壟
之度。雖有賢身貴體。毋其爵。不敢服其服。雖有富
家多資。毋其祿。不敢用其財。天子服文有章。而夫
人不敢以燕以饗廟。將軍大夫以朝。官吏以命。士
止于帶緣。散民不敢服襍采。百工商賈。不得服長
鬋。求圓反貂。刑餘戮民。不敢服纒。一本作絲不敢畜連乘
車。

右服制

寢兵之說勝。則險阻不守。言事者就就陳寢兵其說見用而得勝則武術必

偃雖有險阻不能守矣兼愛之說勝。則士卒不戰。兼愛之說勝則徐偃弱而行仁宋襄惑而莫古也全生之說勝。則廉耻不立。全生之說勝則王孫自奉千金何侯日食一萬私議自賚之說勝。則上令不行羣徒比周之說勝。則賢不肖不分。金玉貨財之說勝。則爵服下流。觀樂玩好之說勝。則姦民在上位。觀樂玩好之說勝則費仲以奉奇異而居顯位董賢以柔曼而處朝謁也請謁任舉之說勝。則繩墨不正。諂諛飾過之說勝。則巧佞者用。

右九取

期而致。使而往。百姓舍已以上為心者。教之所期

忠孝舉字當依詳作忠

也。始於不足見，終於不可及。一人服之，萬人從之。訓之所期也。謂君將行令，始獨發於心，於下不足見，終則功成事遂，故不可及也。未之令而為，未之使而往，上不加勉而民自盡竭，俗之所期也。君既盡心於俗所好惡，形於心，百姓化於下，罰未行而民畏恐，賞未加而民勸勉，誠信之所期也。君之好惡，纔形於心，為而無害，成而不議，得而莫之能爭。天道之所期也。君能奉順天道，所以能期於此。為之而成，求之而得，上之所欲，小大必舉，事之所期也。令則行，禁則止，憲之所及，俗之所被。被合也，謂俗與憲合。

如百體之從心，政之所期也。

右七觀

乘馬第五

立國士農工商

大數

陰陽

爵位

下務市事

失時

地里

經言五

凡立國都，非於太山之下，必於廣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溝防省。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規矩，道路不必中準繩。

右立國

無為者帝，為而無以為者王，為而不費者霸，不自

以爲所賚。則君道也。賚而不過度。則臣道也。

右大數

地者。政之本也。政從地生朝者。義之理也。義因市者。貨

之準也。市所以準貨之輕重黃金者。用之量也。諸侯之地。千

乘之國者。器之制也。五者其理可知也。爲之有道。

地者。政之本也。是故地可以正政也。地乎可地不

平均和調。則政不可正也。不均平和調則地利或

政不正。則事不可理也。

春秋冬夏。陰陽之推移也。夏秋推陽以生陰。冬春推陰以生陽。時之

短長。陰陽之利用也。必長短相摩然後日夜之易。

陰陽之化也。晝熱夜寒。交易其氣。此陰陽之化也。然則陰陽正矣。雖

不正。有餘不可損。不足不可益也。假令時有盈縮

運數當然也。雖有堯湯之聖。不能免之。故不可損益也。天地莫之能損益也。

天地亦準陰陽。不可損益也。然則可以正政者。地也。故不可不

正也。正地者。其實必正。長亦正。短亦正。小亦正。大

亦正。長短大小盡正。正不正。則官不理。謂天地之

不可官不理。則事不治。事不治。則貨不多。是故何

以知貨之多也。曰事治。何以知事之治也。曰貨多。

貨多事治。則所求於天下者寡矣。為之有道。

右陰陽

按此釋地者。政之本也。

朝者。義之理也。是故爵位正而民不怨。民不怨則不亂。然後義可理。理不正。則不可以治。而不可不理也。故一國之人。不可以皆賢。皆賢則事不成。而國不利也。皆賢則無為事者。故事不成也。為事之不成。國之不利也。使無賢者。則民不能自理也。是故辨於爵列之尊卑。則知先後之序。賢賤之義矣。為之有道。

右爵位

按此釋朝者。義之理也。

市者。貨之準也。是故百貨賤。則百利不得。謂不得也。利百利不得。則百事治。百事治。則百用節矣。是故事者。生於慮。謀慮則成於務。專務則失於傲。輕傲則失也。不慮則不生。不務則不成。不傲則不失。故曰。市者。可以知治亂。可以知多寡。而不能為多寡。為之有道。

右務市事

按此釋市者。貨之準也。

黃金者。用之量也。辨於黃金之理。則知侈儉。知侈儉。則百用節矣。故儉則傷事。侈則傷貨。儉則金賤。

按此釋諸侯
之地千乘之
國益之制也

金賤則事不成。故傷事。侈則金賤。金賤則貨賤。故傷貨。貨盡而後知不足。是知量也。事已而後知貨之有餘。是知節也。不知量。不知節。不可謂之有道。天下乘馬服牛。而任之輕重有制。有壹宿之行。一宿有定準則道之遠近有數矣。是知諸侯之地千乘之國者。所以知地之小大也。所以知任之輕重也。重而後損之。是不知任也。輕而後益之。是不知器也。不知任。不知器。不可謂之有道。地之不可食者。山之無木者。百而當一。涸澤百而當一。地

按此一節言
土地就中論
不可食者而
除之紀其可
食之實不可
徒論廣狹也

之無草木者。百而當一。樊棘禿處。民不得入焉。百而當一。藪。鎌。纏得入焉。九而當一。蔓山。其木可以為材。可以為軸。斤斧得入焉。九而當一。汎山。其木可以為棺。可以為車。斤斧得入焉。十而當一。流水。網罟得入焉。五而當一。林。其木可以為棺。可以為車。斤斧得入焉。五而當一。澤。網罟得入焉。五而當一。命之曰地。均以實數。方六里。命之曰暴。五暴。命之曰部。五部。命之曰聚。聚者有市。無市則民乏。五聚。命之曰某鄉。四鄉。命之曰方。官制也。官成而立

宋本之字誤

宋本而字誤移入字上

畫畫田為賦也

按此一節言官制之

邑。五家而伍。十家而連。五連而暴。五暴而長。命之曰某鄉。四鄉命之曰都。邑制也。邑成而制事。四聚為一離。五離為一制。五制為一田。二田為一夫。三夫為一家。事制也。事成而制器。方六里為一乘之地也。一乘者四馬也。一馬其甲七。其蔽五。蔽所以捍車馬四乘其甲二十有八。其蔽二十。白徒三十人。奉車兩器制也。方六里一乘之地也。方一里九夫之田也。黃金一鎰百乘一宿之盡也。無金則用其絹。季絹三十三。三等其下者曰季制當一鎰。無絹則用其布。經

卷之

五

按此一節言既正制而遂

暴布百兩當一鎰。一鎰之金食百乘之一宿。則所市之地六步一肆。一本作升命之曰中歲。有市無市則民不乏矣。方六里名之曰社。有邑焉名之曰央。亦關市之賦。命出關市之賦黃金百鎰為一篋。其貨一穀。籠為十篋。其商苟在市者三十人。其正月十二月黃金一鎰。命之曰正。分春曰書比。立夏曰月程。秋曰大稽。與民數得亡。三歲修封。五歲修界。十歲更制。經正也。十仞見水不大潦。大潦一本作大續。繼也。預。水也。五尺見水不大旱。十一仞見水輕征。征。稅也。十分去二

卷之

五

三、謂去十、一、二則去三、四。謂去十、四則去四。謂去
 四、五則去半。比之於山，五尺見水。言平地五尺見水，同於山五尺見水。
 見十分去一。四則去三。入尺曰一，二尺曰二，三尺曰三，四尺曰四，五尺曰五，六尺曰六，七尺曰七，八尺曰八，九尺曰九，十尺曰十。
 餘有一、三則去二。二則去一。三尺而見水。比之於
 澤。續曰：言地高則難澇，故曰十尺見水不大，旱當澇之時，若
 澤低則難旱，故曰五尺見水不大，旱當澇之時，若
 高亢地十一尺見水則常征十分中免二、三分。十
 二尺見水則免三、四分。十四尺見水則免四、分。十
 五尺見水則免五、分。以其極高難灌，澆可以比於
 山也。當旱之時，若汗下地五尺見水，則常征十分
 免四分。四尺見水，則免三分。三尺見水，則免二分。
 二尺見水，則免一分。以其極低易灌，澆可以比於
 澤也。十分去一，當作距國門以外，窮四竟之內之

宋本而疑管田字之誤

宋本管田字之誤

夫二犁童五尺一犁，以為三日之功。正月令農始
 作，服于公田，農耕及雪釋，耕始焉。芸卒焉。士聞見
 博學意察，而不為君臣者，與功而不與分焉。此以
 為君之臣也。然以高尚其事而不為若此，賈知賈
 者，預食農收之功而不受其力，作之分也。
 之賈賤，日至於市，而不為官賈者，與功而不與分
 焉。工治容貌，功能日至於市，而不為官工者，與功
 而不與分焉。不可使而為工，則視貨離之實而出
 夫粟。是故智者知之，愚者不知。不可以教民。教民必以
 有智巧者能之，拙者不能。不可以教民，必以巧者

欲令愚智之人盡曉知非一令而民服之也。不可
 之然後可以教人也。以為大善。非夫人能之也。不可以為大功。是故非
 誠賈。不得食于賈。非誠工。不得食于工。非誠農。不
 得食于農。非信士。不得立于朝。是故官虛而莫敢
 為之請。君有珍車珍甲而莫之敢有。君舉事。臣不
 敢誣其所不能。君知臣。臣亦知君知已也。故臣莫
 敢不竭力。俱操其誠以來。道曰均地分力。使民知
 時也。民乃知時日之蚤晏。日月之不足。飢寒之至
 于身也。是故夜寢蚤起。父子兄弟。不怠其功。為而

不倦。民不憚勞苦。故不均之為惡也。地利不可竭。
 民力不可殫。不告之以時而民不知。不道之以事
 而民不為。與之分貨。則民知得正矣。審其分。則民
 盡力矣。是故不使而父子兄弟。不怠其功。

右士農工商

按此篇言均地立制定賦之法率民盡地力終之以人君

出令之事末又言均地分力使民知時為下三節之綱謂之士農工商不知何說也

聖人之所以為聖人者。善分民也。善令人知分聖
 人不能分民。則猶百姓也。於已不足。安得名聖。不
 令人知分則已尚是故有事則用。用謂無事則歸。能
 不足何名為聖人。

之於民。謂令人退歸而居也。唯聖人為善託業於民。謂託人以成功。

業民之生也。辟則愚。縱其淫辟則昏愚也。閉則類。類善也。閉其淫辟則

善。上為一下為二。下之效上也。必倍之也。

右聖人。按此釋上分力。

時之處事精矣。不可藏而舍也。時至則為之。不可藏而捨息也。故

曰。今日不為。明日忘貨。言不為則失時。昔之日已往而不

來矣。言日既往不還來也。

右失時。按此釋上使民知時。

上地方八十里。萬室之國一。千室之都四。中地方

百里。萬室之國一。千室之都四。下地方百二十里。

萬室之國一。千室之都四。以上地方八十里。與下

地方百二十里。通於中地方百里。

七法第右地里。按此釋上均地。

拘囂而。音給。七全暴。被各比。必異切。

不能廢其

管子卷第一

上為

時之處事精矣不可藏而舍也

時至則為之不故

曰今日以百里則言不為昔之日已往而不

此六百二十里則失時此六百

萬室之國一十室之藩四以上此六八十里與下

百里萬室之國一十室之藩四下此六百二十里

管子卷第二

唐司空房玄齡註

七法第六 版法第七

七法第六 謂則象法化決

四傷 為兵之數 選陳

經言六

言是而不能立言非而不能廢謂之是不能立其

不能廢其人而退之有功而不能賞有罪而不能誅若是而

能治民者未之有也是必立非必廢有功必賞有

罪必誅若是安治矣未也能此四者可以安治矣而猶未者則以未具下

事故是何也。曰：形勢器械未具，猶之不治也。形勢器械具，四者備治矣。四者備謂立是廢非賞功誅罪不能治其民而能彊其兵者，未之有也。後能治民然能治其民矣，而不明于為兵之數，猶之不可。雖能治民而欲彊兵不能彊其兵，而能必勝敵國者，未之有也。後不能彊其兵而能必勝敵國者能彊其兵，而不明于勝敵國之理，猶之不勝也。雖能彊勝敵國必須明審其理兵不必勝敵國，而能正天下者，未之有也。兵必勝敵國矣，而不明正天下之理，猶之不可。故曰：治民有器，為兵有數，勝敵國有

宋本无字誤

宋本徒字誤

理。正天下有分。器數理分即則象法化，決塞心術

計數。此七法根天地之氣，寒暑之和，水土之性，人

民鳥獸草木之生物，雖不甚多，皆均有焉，而未嘗

變也。謂之則。根元也。生萬物者義也。名也。時也。似

也。類也。比也。狀也。謂之象。義者所以合宜也。名者

所當也。似類比狀謂立法尺寸也。繩墨也。規矩也。

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謂之法。角亦器量之名。九

者所以漸也。順也。靡也。久也。服也。習也。謂之化。漸

為法也漸也。順也。靡也。久也。服也。習也。謂之化。漸

革物當以漸也。順也。靡也。謂物順教而風予奪也。靡也。久也。服也。習也。謂人習服教命之久。

險易也。利害也。難易也。開閉也。殺生也。謂之決塞。
凡此十二事皆為政者所以決斷而窒塞也。實也。誠也。厚也。施也。度也。
怨也。謂之心術。凡此六者皆自心術生也。剛柔也。輕重也。大小也。實虛也。遠近也。多少也。謂之計數。凡此十二事其數不明於則而欲出號令以出號令則然後可。猶立朝夕於運均之上。檐竿而欲定其末。均陶者之輪也。東西也。今鈞既運則東西不可準也。檐竿也。夫欲定末者必先靜其本。今既舉竿之本其末不定也。不明於象而欲論材審用。猶絕長以為短。續短以為長。鶴脰非所斷。鳧脰非所續也。不明於法而欲治民一衆。猶

宋本上字誤

忠家漢書曰金位負志令歐民而歸之與願師古注歐亦歐字漢志志本管子也明劉改歐非是

古字作財

左用左手
右手不動

左書而右息之。息止也。左手為書。右手從。不明於化而欲變俗。易教猶朝操輪而夕欲乘車。不明於決塞而欲歐衆移民。猶使水逆流。不明於心術而欲行令於人。猶倍招而必拘之。物有倍叛而招之者必有以慰悅之。今其感服今反拘。留之則彼逾叛矣。不明於計數而欲舉大事。猶無舟楫而欲經於水險也。故曰。錯儀畫制。不知則不可。論材審用。不知象不可。和民一衆。不知法不可。變俗易教。不知化不可。歐衆移民。不知決塞不可。布令必行。不知心術不可。舉事必成。不知計數不

管子

卷之二

三

可。

右七法

百匿傷上威。

百百官也言百官皆匿情為私則上威傷

姦吏傷官法姦

民傷俗教賊盜傷國衆。

盜賊之人常欲損敗於物也

威傷則重

在下。

君威傷則臣反得尊重

法傷則貨上流教傷則從令者

不輯。衆傷則百姓不安其居。重在下。則令不行。貨

上流。則官徒毀。

官者既不以德進但以貨成故官徒毀徒事也從令者不

輯。則百事無功。百姓不安其居。則輕民處而重民

散。

輕民謂為盜者用盜致富故處重民謂務農者為盜破產故散

輕民處。重民散。

則地不辟。地不辟。則六畜不育。六畜不育。則國貧

而用不足。國貧而用不足。則兵弱而士不厲。兵弱

而士不厲。

厲奮也

則戰不勝而守不固。戰不勝而守

不固。則國不安矣。故曰。常令不審。則百匿勝。官爵

不審。則姦吏勝。符籍不審。則姦民勝。刑法不審。則

盜賊勝。國之四經敗。人君泄。見危。

謂常令官爵符籍刑法四者為

政之經四者既敗則是君泄其事君泄其事則其位危矣

人君泄。則言實之士

不進。言實之士不進。則國之情偽。不竭于上。

下皆隱實

言虛則是國情不竭于上

世主所貴者。實也。所親者。戚也。所愛

者民也。所重者爵祿也。亡君則不然。致所貴非實也。致所親非戚也。致所愛非民也。致所重非爵祿也。故不為重寶虧其命。故曰。令貴於寶。重寶而全命則當棄

是令貴不為愛親危其社稷。故曰。社稷戚於親。社稷

者身之存亡故不為愛人枉其法。故曰。法愛於人。法者崇替所由故不為重祿爵分其威。故曰。威重

於爵祿。威者人君所以服海內必不不通此四者。則反於無有。不達於四者用非其故曰。治人如治

水潦。治水潦者必峻其隄防也養人如養六畜。養六畜者必致其閑皂堅其羈

糾用人如用草木。用草木者時入山林輪轉不失其宜樵蘇各得其所居自

論道行理則羣臣服教。百吏嚴斷莫敢開私焉。君

於民其猶居身治之養之用之三者各論功計勞

未嘗失法律也。便辟左右大族尊貴大臣不得增

其功焉。疏遠卑賤隱不知之人。不忘其勞。故有罪

者不怨上。罪得其人愛賞者無貪心。賞不踰等故

則列陳之士。皆輕其死而安難以要上事。賞罰不

功要功之士知其本兵之極也。為兵之本其極要

右四傷百匿

宋本統字誤。凡諸宋刻疏多作統或同字誤

為兵之數。存乎聚財而財無敵。存謂專立意存之君無財士不來故
 存意於聚財則彼國之財不能敵也。存乎論工而工無敵。王者所以造軍之器
 用者存乎制器而器無敵。器謂兵器存乎選士而士無
 敵。存乎政教而政教無敵。政教軍中號令存乎服習而服
 習無敵。服便也謂便習武藝存乎徧知天下而徧知天下無
 敵。徧知天下謂徧知其地形存乎明於機數而明
 於機數無敵。機者發內而動外為近而成遠不疾以為有數存焉於其間故曰機數也故兵未出境而無敵者八。是以
 欲正天下。財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財謂貨財不能蓋天下則

宋本二書財與五也

宋本二書財與五也

無以正財蓋天下而工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工天下也
 蓋天下而器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財雖蓋天下而工與器不能蓋則無以正天下餘皆倣此器蓋天下而士不蓋天下。不能正
 天下。士蓋天下而教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教蓋
 天下而習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習蓋天下而不
 徧知天下。不能正天下。徧知天下而不明於機數。
 不能正天下。故明於機數者用兵之勢也。大者時
 也。小者計也。王者征伐能立大功者在於合天時也至小者捷勝亦在人計謀也王
 道非廢也。而天下莫敢窺者。王者之正也。大寶之位神器

也古今所共傳非有暫廢而天下莫敢窺
審者以王者當樂推之運應天人之正
天子之禮也。衡者所以平輕重庫者所以藏寶物
平天下既知輕重審用於心無令長是故器成卒
耳日者所得此則天子之禮然也
選則士知勝矣。其精簡徧知天下。審御機數則獨
行而無敵矣。所愛之國而獨利之。所惡之國而獨
害之。則令行禁止。是以聖王貴之。貴謂勝一而服
百。則天下畏之矣。立少而觀多。則天下懷之矣。立
謂與亡國雖少天下共觀之故曰觀多相罰有罪。
公救刑遷衛用此術也。或曰觀當為勸。
賞有功。則天下從之矣。故聚天下之精財。論百工

之銳器。春秋角試。以練精銳為右。右上也成器不課
不用。不試不藏。兵器雖成未經課收天下之豪傑
有天下之駿雄。故舉之如飛鳥。動之如雷電。發之
如風雨。莫當其前。莫害其後。獨出獨入。莫敢禁圍。
成功立事。必順於禮義。故不禮不勝天下。不義不
勝人。故賢知之君。必立於勝地。故正天下而莫之
敢御也。

右為兵之數

若夫曲制時舉。不失天時。制雖委曲順天而毋墮

地利。其數多少。其要必出於計數。壙空地也。天之所
覆空地謂山河
數其多少之要然後度材而用之故凡攻伐之為
道也。計必先定于內。然後兵出乎境。計未定於內
而兵出乎境。是則戰之自勝。攻之自毀也。自勝謂
已其敗是故張軍而不能戰。圍邑而不能攻。得地
而不能實。三者見一焉。則可破毀也。故不明于敵
人之政。不能加也。不明敵故不明于敵人之情。不
可約也。不明敵情未不明于敵人之將。不先軍也。
可約也。可約士約誓不明于敵人之士。不先陣也。是故以眾擊寡。以治

擊亂。以富擊貧。以能擊不能。以教卒練士。擊毆眾

白徒。白徒謂不練故十戰十勝。百戰百勝。故事無

備。兵無主。則不蚤知。既無備無主故敵野不辟。地

無吏。則無蓄積。官無常。下怨上。而器械不功。功謂

朝無政。則賞罰不明。賞罰不明。則民幸生。僥倖以

故蚤知敵人如獨行。蚤知敵人則有以備之敵有

蓄積。則久而不匱。器械功。則伐而不費。賞罰明。則

人不幸。人不幸。則勇士勸之。故兵也者。審於地圖。

謀十官。地圖謂敵國險易之形軍之部置十官必

日量蓄積。齊勇士。徧知天下。審御機數。兵主之事

也。故有風雨之行。故能不遠道里矣。行疾如風雨。故不以道里

為有飛鳥之舉。故能不險山河矣。輕捷如飛鳥。故不以山河為險

有雷電之戰。故能獨行而無敵矣。雷電天之威怒。故莫敢為敵

有水旱之功。故能攻國救邑。謂其功可以為彼水旱有金城

之守。故能定宗廟。育男女矣。有一體之治。故能出

號令。明憲法矣。謂上下同心。其猶一體風雨之行者速也。飛

鳥之舉者輕也。雷電之戰者士不齊也。懼雷電之威。故彼士

不齊。水旱之功者。野不收。耕不獲也。能令彼有水旱。故不得使收穫

也。金城之守者。用貨財。設耳目也。貨財所以養取。死之十耳目所

以聽鄰國之動。靜令必知之。一體之治者。去奇說。禁雕俗也。奇說

謂譎誑之言。雕俗謂浮偽之俗。不遠道里。故能威絕域之民。不險

山河。故能服恃固之國。獨行無敵。故令行而禁止。

故攻國救邑。不恃權與之國。故所指必聽。雖有權與之國

不顧而恃之權與。謂權為親與也。定宗廟。育男女。天下莫之能傷。

然後可以有國。制儀法。出號令。莫不嚮應。然後可

以治民一眾矣。

右選陳

說文有号無號

此當依後
法解自明

版法第七 選擇政要載之
於版以為常法

經言七

凡將立事。立經國之事正彼天植。謂順天道以種風雨

無違。君道不虧則遠近高下。各得其嗣。高下猶多

之賦稅因其遠近之別以多少之差三經既飭。君

乃有國。三經謂上天植風雨高下也是三喜無以

賞。怒無以殺。喜以賞。怒以殺。怨乃起。令乃廢。驟令

不行。民心乃外。有外叛之心也外之有徒。禍乃始牙。徒謂

按當依詳作
妻不能圖

也。外叛者有黨與禍眾之所忿。置不能圖。眾忿難

陳真曰詩毛傳訓休美也

宋本脫是字心字

宋本化字誤

置之誰舉所美必觀其所終。凡人之情靡不有初

廢所惡必計其所窮。蜂蠆有毒故必計其所窮知

慶勉敦敬以顯之。勉人有敦敬則慶富祿有功以勸

之。人之有功則爵貴有名以休之。賢者有名則兼

愛無遺是謂君心。必先順教。萬民鄉風。有功名之

士必爵祿順而與之所以教之旦暮利之。眾乃勝

任。有功名之士既旦暮取人以已。成事以質。將欲

必先審已才略能用彼不質謂準的將欲審用財。

慎施報。察稱量。故用財不可以嗇。用力不可以苦。

倚讀為奇

用財嗇則費。嗇於用財不以賞賜則立功之士用
辦怠敵人來侵其費更多嗇悞
力苦則勞。民不足。令乃辱。民不足則令民苦殃。令
不行。施報不得。禍乃始昌。禍昌不寤。民乃自圖。謀
已正法直度。罪殺不赦。夫正直之法度罪殺僂必
信。民畏而懼。武威既明。令不再行。頓卒怠倦。以辱
之。頓卒猶困苦其有怠罰罪宥過。以懲之。殺僂犯
禁。以振之。植固不動。倚邪乃恐。言執法者必當深
動移若乃頓倚而邪則倚革邪化。令往民移。既能
法亂而身危故可恐也法天合德。天之資始象法無
化邪歸於正直如此法天合德。無有私德象法無
化出令纔往則民移

當依解作四說在愛施

當依解作備長

忠案不脫以所利人

按當作保衆
在愛施有衆
在廢私有字
屬下為是
句有附字

親。地之資生察於日月。日月無佐於四時。貴以春
無所親私秋悅在施有。將悅於下在衆在廢私。將欲齊衆召
冬遠在修近。修近則閉禍在除怨。除怨則修長在乎
遠者至任賢。任賢則高安在乎同利。與下同利
國祚長

管子卷第二

管子卷第二

信民畏而懼武威既明令不再行頓卒怠倦以辱

卦贊園林具高安卦平同師與不同師之殺傷犯

激卦卦平激皆至閉師卦斜怒師辭塞射身卦平

卦卦卦卦卦卦無令衆卦斜怒卦卦無令卦卦卦卦

賤此無利賤卦卦卦卦卦卦無利卦卦卦卦卦卦無利

管子卷二 管子卷二 管子卷二

宋本此卷上有注字

管子卷第三

唐司空房 玄齡 註

幼官第八

幼官圖第九

五輔第十

幼官第八幼始也陳從始 輔官齊政之法

經言八

若因夜虛守靜人物人物則皇言欲候氣聽聲以

之時守其安靜以聽候人物此時凶吉必因夜虛

人物則皇暇故吉凶之驗不妄五和時節 數五

土氣和則君順 君服黃色味甘味聽官聲此土王

服黃味甘聽官也然土雖均 治和氣土主和故用

當依圖作處虛處虛即守中土位中守靜上德靜

後中國作處 處守靜淮南 子有夜行高 誘註論陰行 也陰行化故 有天下則夜 字為是人物 字疑行物事 皇大也言人 君能處虛守 靜則發之人 事盛大也

宋本無用五數句
劉特曰請本版此句非。
特據後圖所補故舊本無之。
急安宋儒古字通漢方碑
少以需術是儒需五通之說

按行對養而
言謂行於身
也下放此

按當理之為
句

五數飲於黃后之井。中央井也以俶獸之火。褻。俶獸謂

獸虎豹藏温濡。藏謂包之在君之所藏行豷養。

謂禽獸之屬能為苗害者坦氣修通。坦平也平土

通凡物開靜形生理常至命。凡土王之時所生之

形自生既循理之常則尊賢授德則帝。帝者之臣

無殘盡於所賦之命也。故尊賢授德則帝。其實師也

則可為帝也。身仁行義服忠用信則王。行服審謀章

禮選士利械則霸。章定生處死謹賢修伍則衆者

安定之死者處信賞審罰爵材祿能則強。有材者

置之歛葬其柩。祿能則富。凡謂都數也付終

能者計凡付終務本飭末則富。謂財日月既終付

之後明法審數立常備能則治。常謂五常也備能

人之同異分官則安。同異之職通之以道畜之以惠。

親之以仁養之以義報之以德結之以信接之以

禮和之以樂期之以事攻之以官。治發之以力威

之以誠一舉而上下得終。謂初會諸侯上下得終

合諸侯再舉而民無不從三舉而地辟散成。成謂

之所致再舉而民無不從三舉而地辟散成。諸侯

自盟要不事於齊至三會四舉而農佚粟十。四會

則諸侯散其成而朝齊。四舉而農佚粟十。四會

後役減省故農人五舉而務輕金九。五會之後兵

當依劉績說

按後作於

宋本據字誤

節音册

而外內為用。外謂諸侯八舉而勝行威立。九舉而帝事成形。九會之後威行海內雖居九本搏大。人主之守也。自九本已下管氏但舉其目或有數在於他搏擊强大故。八分有職。卿相之守也。十官飾勝備人主守之。威將軍之守也。六紀審密。賢人之守也。五紀不解。庶人之守也。動而無不從。靜而無不同。強動弱必從強靜弱必必治亂之本三。卑尊之交四。富貧之終五。盛衰之紀六。安危之機七。強弱之應八。存亡之數九。練之以散羣備署。備猶曹也凡上之諸數既已精練然後散之於衆使備曹署著其名以司

圖明堂圖也
即月令居太廟未室類

之。凡數財署。數謂國用之殺僂以聚財。或因亡國莫不藉沒其財故勸勉以選衆。使二分具本。使上

署財署分知其事各具其名籍之。發善必審於密。

本則財署知聚財備署知選衆。發善必審於密。

執威必明於中。發善謂行賞此居圖方中此立時

氏別五其圖謂之。春行冬政肅。肅寒也冬氣行秋

政雷。春陽秋陰陰行夏政闢。春既陽夏又陽陽十

二地氣發。戒春事。自此以下陰陽之數日辰之名

行不及天下且經秦焚書或為煨。十二小卯出耕。

十二天氣下。賜與。十二義氣至。修門閭。十二清明。

管子

卷之三

三

發禁。十二始卯合男女。十二中卯。十二下卯。三卯

同事。謂三卯所用事八舉時節。木成數八木氣舉

君服青色。味酸。味聽角聲。此木王之時故治燥氣。

春多風而旱用八數。八亦木成數也飲於青后之井。東方

以羽獸之火囊。羽獸南方朱鳥用南方藏不忍行

毆養。坦氣修通。凡物開靜形生理。合內空周外。春

仁故所藏者不忍之理強國為圈。弱國為屬。強國

合聚於內出空於外禁禦弱國。弱動而無不從。靜而無不同。強動弱必

國圈然也必舉發以禮。時禮必得。強國舉發必當以禮和好

不基。貴賤無司。事變日至。鄰國和好不基貴賤之

日至無寧此居於圖東方方外。夏行春政。風。春箕

居基漸也。行冬政。落。寒氣肅殺重則雨雹。其災重則雨

秋政水。秋畢宿十二小郢至德。十二絕氣下。下爵

賞。十二中郢賜與。十二中絕收聚。十二大暑至。盡

善。十二中暑。十二小暑終。三暑同事。七舉時節。火

數七火氣舉君則君服赤色。味苦。味。此火王之時

順時節而布政也。聽羽聲。羽北方聲也火王之時不聽治陽氣。用

七數。七亦火成數飲於赤后之井。南方以毛獸之火囊。

宋本理字誤

忠安王貞字當依圖作貴言當
明貴賤之分故曰上尊下卑若
作當王貞是夏行秋令之天

宋本脫三字
別本作春字未誤

忠安王貞字當依圖作貴言當
明貴賤之分故曰上尊下卑若
作當王貞是夏行秋令之天

毛獸西方白虎用西方藏薄純盛陽之性失在奢

之火故曰毛獸之火純素行篤厚陽性寬和坦氣修通凡物開靜形生

也物形既生自然定府官明名分而審責於羣臣

有司則下不乘上賤不乘貴法立數得而無比周

之民則上尊而下卑遠近不乖此居於圖南方方

外秋行夏正葉盛陽氣乘之行秋政華少陽氣乘

更生行冬政耗盛陰肅殺十二期風至戒秋事十

二小卯薄百爵十二白露下收聚十二復理賜與

十二始節賦事十二始卯合男女十二中卯十二

下卯三卯同事九和時節金成數九金氣和君君

服白色味辛味聽商聲此金王之時故治濕氣秋

霖雨水故治濕用九數九亦金飲於白后之井西方以介

蟲之火囊介蟲北方玄武用北方藏恭敬金性廉

藏者恭行搏銳以勁銳搏擊所以順殺氣也坦氣

敬也修通凡物開靜形生理間男女之畜內外之異故

須間修鄉間之什伍殺氣方至可以出量委積之

之也多寡定府官之計數養老弱而勿通老少異糧故

信利周而無私申布秋利既令此居於圖西方方

厚

管

卷三

四

外。冬行秋政。霧。秋多行夏政。雷。盛陽乘盛。陰霧行。春政。

烝泄。少陽乘陰。故烝泄也。十二始寒。盡刑。十二小榆。賜予。十

二中寒。收聚。十二中榆。大收。十二寒至。靜。十二大

寒之陰。十二大寒終。三寒同事。六行時節。水成數。六水氣。

行君則順時。君服黑色。味鹹。味。此水王之時。故服黑味。鹹。聽徵。

聲。不聽羽。而聽徵者。治陰氣。不治則盛。陰太過。則治陰氣也。用

六數。六亦水。成數。飲於黑后之井。井也。北方。以鱗獸之火。囊。

鱗獸。東方青龍也。用東。藏慈厚。君人者好生惡殺。

於慈厚。所以行薄。純。冬物朴素。故。坦氣修通。凡物。示其不忍也。

宋本動靜誤倒

開靜形生理。器成於僂。冬行刑之時。故成僂器也。教行於鈔。鈔。末

也。冬為四時之動。靜不記。行止無量。記動靜則戒。行止可量。戒

審四時以別息。息生也。四時生物各。異出入以兩。

易。出入既異。又並令。明養生以解固。固謂護恡也。無差。故曰兩易也。

物不可恡。審取予以總之。又恐所養過時。故審取。故曰解固。

一會諸侯令曰。非玄帝之命。毋有一日之師役。帝。玄

北方之帝。齊桓初會。命諸侯不使非時出師。故令。曰。若非玄帝有命之時。毋得有一日之師役。一日

尚不可再會諸侯令曰。養孤老。食常疾。收孤寡。三

會諸侯令曰。田租百取五。百分取五分。市賦百取二。關

宋本帝字誤

志宗禮當依圖作祀此今即
已身不入王祭不共之也

賦百取一。毋乏耕織之器。四會諸侯令曰。修道路。借度量。一稱數。借同也。稱斤兩也。數多少也。藪澤以時禁發之。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獺祭魚然後修澤梁也。五會諸侯令曰。修春夏秋冬之常祭食。常所祭常所食也。天壤山川之故祀必以時。六會諸侯令曰。以爾壤生物共玄官。玄官主禮天之官請四輔。四輔即三公四輔也。所以助祭行禮。將以禮上帝。七會諸侯令曰。官處四體而無禮者。流之焉。莠命。官處謂處官位而四體無禮者謂之莠命而流放。八會諸侯令曰。立四義而毋議者。尚之于玄官。聽于三公。

按前大會諸侯之命即下文是

四義者謂無障谷無貯粟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諸侯能順命而無異議者則尚之于天子。玄官。命尚上也。九會諸侯令曰。以爾封內之財物。國之所有為幣。為幣禮。九會大命焉。出常至。謂上九會既下諸侯常至非此之外則千里之外。二千里之內。朝聘之數遠近各有差也。千里之外。二千里之內。諸侯三年而朝。習命。因朝而習教命。二年。三卿使四輔。諸侯三年而朝。習命。三卿使天子四輔以受節制也。一年。正月朔日。令大夫來修受命。三公。習所受命也。二千里之外。三千里之內。諸侯五年而會。至習命。因會而至。三年。名卿請事。二年。大夫通吉凶。十年。重適入。正禮義。重適謂承重也。適諸侯之世子也。

忠安不改世獨言日勿世大子新
即位則主也

宋本之字脫

五年大夫請受變請所變更三千

一至。道路既遠置大夫以為廷安。其遠國大夫則

於此也。入共受命焉。入共國所有此居於圖北方

安之也。入共受命焉。因以受命。善勝敵者必得文德

方外。必得文武官習勝之。之威武藝之官與之

練習士卒則務時因勝之。時是也務是因修不終

無方勝之。從始至終計幾行義勝之。庶幾行義

名實勝之。整理名實不謬。急時分勝之。之敗敵所得

分者急分與事察伐勝之。伐功行賞之事必察有

之可以得勝。事察伐勝之。功不令無功者妄受可

以得行備具勝之。行師用兵必備其攻原無象勝

之。奇計若神無本定獨威勝。能獨威者勝定計財

勝。計謀財用先定聞知勝。聞知敵謀能定選士勝。

精選士卒能定制祿勝。制祿亦與有功定方用勝。

異方所用各有不定綸理勝。經綸之理能定死生

勝。定成敗勝。定依奇勝。所依奇策能定實虛勝。定

盛衰勝。舉機誠要則敵不量。發舉兵機誠得其用

利至誠則敵不校。用兵便利又能至明名章實則

士死節。明忠義之名章功勞之奇舉發不意則士

歡用。奇謀之舉發彼不交物因方則械器備。交實

陳真曰因其能以萬利備也

忠案圖作開無極義較長
陳真曰鈔微不也新當為
親言也聽於至微故能聞
本極視於至近故能見未形

按別本註立
謀能看實效
不使畏故也

因方之有則因能利備則求必得。而彼所能所利
器械備具也。則士不偷執所營之務明所為。備
得必執務明本。則士不偷之本則士不苟且。備
具無常。無方應也。具所以備具無有常。聽於鈔。故能
聞未極。鈔深遠也。所聽在於極理。視於新。故能見未形。
未形者。新事將起。所視思於濬。故能知未始。未始
者在深。故知未始。發於驚。故能至無量。發舉可驚。故
動於昌。故能得其實。懼而輸實也。敵立於謀。故能
實不可故也。其所建立皆用深謀。器成教守。則不
遠道里。器用完成。教令堅守。故欲號審教施。則不
往則至。不憚道里之遠也。

險山河。號今審悉。教命施行。則赴湯博一純固。則

獨行而無敵。德博而一行。純而固。則仰我如慎號

審章。則其攻不待。慎號令審旗章。則攻者爭權與

明必勝。則慈者勇。權謀明略。必能勝敵。則慈器無

方。則愚者智。器用無方。應卒必備。則愚攻不守。則

拙者巧。我攻既妙。彼不能守。則拙數也。動慎十號

兵既數。動必慎。十號九明審九章。飾習十器。善習

五官。謹修三官。必設常主。計必先定。軍之主將既

計謀亦求天下之精材。精材可以為論百工之銳

須先定。

按鉄鎖械人
足也恐誤
釋錄

宋本第三句能之似誤倒
忠案下字字當為圍形近
致誤下圖作圍未誤

器。器成。角試。否臧。收天下之豪傑。有天下之稱材。
其稱材謂材稱其所用也 說行若風雨。發如雷電。此居於圖方
中。此中圖也 旗物尚青。木用事 兵尚矛。象春物 刑則
交寒害鉄 其行刑戮則於初旦夜盡之。交其時尚
禁鉄或 器成不守。器用既成則敵 經不知。經法也
法敵不 教習不著。我之教習敵不 發不意。其所舉
能知也 能圍。發不意。故莫之能應。莫之
能應。故全勝而無害。莫之能害。故必勝而無敵。四
機不明。不過九日而游兵驚軍。四機即上不守不

宋本業字誤

障塞不審。不過八日而外賊得間。障塞者所以由
守不慎。不過七日而內有讒謀。由守所由 詭禁不
修。不過六日而竊盜者起。詭禁所以 死亡不食。不
過四日而軍財在敵。死亡者不享食鬼神 此居於
圖東方方外。此東圖 旗物尚赤。火用事 兵尚戟。象
物之 刑則燒交疆郊。其用刑則於疆 必明其一。謂
號令 必明其將。必明其政。必明其士。四者備則以
治擊亂。以成擊敗。數戰則士疲。數勝則君驕。驕君
使疲民則國危。至善不戰。用兵之善者 其次一之。

按兵法作和合故能習故能戰

其次善者雖戰而號令一焉。可以為大勝。故成大勝也。大勝者積眾。積眾然後勝。無非義者。居於圖南方方外。此南圖也。旗物尚白。故尚白。兵尚劍。象金性刑則紹味斷絕。其用刑則繼晝之也。始乎無端。卒乎無窮。道也。卒乎無窮。德也。道不可量。德不可數。不可量則眾強不能圖。不可數則為詐不敢鄉。兩者備施。動靜有功。畜之以道。養之以德。畜之以道則民和。養之以德則民合。和合故能習。習故能備。備習以悉。悉盡也。

至善之能

莫之能傷也。此居於圖西方方外。此西圖也。旗物尚

黑。水用事。兵尚脅盾。象不時物之閉盾或署。刑則游

仰灌流。其用刑則游縱之所使。仰察數而知治。審

器而識勝。明謀而適勝。通德而天下定。定宗廟。育

男女。宗廟存則官四分。則可以立威行德。制法儀

出號令。擇才授官。至善之為兵也。非地是求也。罰

人是君也。至善之兵不求其地。所以君可立義而

加之以勝。至威而實之以德。守之而後修。勝心焚

海內。既獲敵人之國。順而守之。然後修其法。民之

制如此。則強勝之心。可以焚灼於海內。民之

按別本說經
急之事已有
定計雖危其
可危終無所
辭也

所利立之。所害除之。則民人從。立利除害則人從也立為六
千里之侯。則大人從。既九會之後天子加命立為侯伯面各三千里四方相距
六千里大人謂天子三公四輔也使國君得其治。則人君從會。謂郊祀
謂天下同請命於天地。知氣和。則生物從。謂郊祀
祗使之合德則四氣計緩急之事。則危危而無難。
和可知故生物從之計緩急之事。則危危而無難。
緩急之事皆已計定則二者之危無所明於器械
之利。則涉難而不變。察於先後之理。則兵出而不
困。通於出入之度。則深入而不危。審於動靜之務。
則功得而無害。著於取與之分。則得地而不執。謂不

愷慎於號令之官。則舉事而有功。此居於圖北方
方外。此北圖之副也

幼官圖第九
西方本圖 西方本圖 西方副圖 西方副圖 西方本圖 西方副圖 西方本圖 西方副圖

經言九

若因處虛守靜。人物則皇。五和時節。君服黃色。味
甘味。聽宮聲。治和氣。用五數。飲於黃后之井。以保
獸之火。爨藏温濡。行歐養。坦氣修通。凡物開靜形。
生理常至命。尊賢授德。則帝身仁行義。服忠用信。

則王審謀章禮。選士利械則霸。定生處死。謹賢修
伍則眾信。賞審罰。爵材祿能則強。計凡付終。務本
飾末則富。明法審數立常備能則治。同異分宮則
安。通之以道。畜之以惠。親之以仁。養之以義。報之
以德。結之以信。接之以禮。和之以樂。期之以事。攻
之以言。發之以力。威之以誠。一舉而上下得終。再
舉而民無不從。三舉而地辟散成。四舉而農佚粟
十。五舉而務輕金九。六舉而絜知事變。七舉而內
外為用。八舉而勝行威立。九舉而帝事成形。九本

或作攻

搏大。人主之守也。八分有職。卿相之守也。十官飾
勝備威。將軍之守也。六紀審密。賢人之守也。五紀
不解。庶人之守也。動而無不從。靜而無不同。治亂
之本三。卑尊之交四。富貧之終五。盛衰之紀六。安
危之機七。強弱之應八。存亡之數九。練之以散羣
備署。凡數財署。殺侈以聚財。勸勉以遷眾。使二分
具本。發善必審於密。執威必明於中。此居圖方中。

右中方本圖

必得文威武官習勝之。務時因勝之。終無方勝之。

幾行義勝之。理名實勝之。急時分勝之。事察伐勝之。行備具勝之。原無象勝之。本定獨威勝之。定計財勝。定知聞勝。定選士勝。定制祿勝。定方用勝。定綸理勝。定死生勝。定成敗勝。定依奇勝。定實虛勝。定盛衰勝。舉機誠要。則敵不量。用利至誠。則敵不校。明名章實。則士死節。奇舉發不意。則士歡用。交物因方。則械器備。因能利備。則求必得。執務明本。則士不偷。備具無常。無方應也。聽於鈔。故能聞無極。視於新。故能見未形。思於濬。故能知未始。發於驚。

故能至無量。動於昌。故能得其實。立於謀。故能實不可故也。器成教守。則不遠道里。號審教施。則不險山河。博一純固。則獨行而無敵。慎號審章。則其攻不待。權與明必勝。則慈者勇。器無方。則愚者智。攻不守。則拙者巧。數也動。慎十號。明審九章。飾習十器。善習五官。謹修三官。必設常主。計必先定。求天下之精材。論百工之銳器。器成角試。否臧。收天下之豪傑。有天下之稱材。說行若風雨。發如雷電。此居於圖方中。

右中方副圖

春行冬政肅。行秋政雷。行夏政則闢。十二地氣發。戒春事。十二小卯出耕。十二天氣下賜與。十二義氣至。修門閭。十二清明發禁。十二始卯。合男女。十二中卯。十二下卯。三卯同事。八舉時節。君服青色。味酸味。聽角聲。治燥氣。用八數。飲於青后之井。以羽獸之火爨。藏不忍。行毆養。坦氣修通。凡物開靜。形生理合。內空周外。強國為園。弱國為屬。動而無不從。靜而無不同。舉發以禮。時禮必得。和好不基。

貴賤無司。事變日至。此居於圖東方方外。

右東方本圖

旗物尚青。兵尚矛。刑則交寒。害缺。器成不守。經不知。教習不著。發不意。經不知。故莫之能圍。發不意。故莫之能應。莫之能應。故全勝而無害。莫之能圍。故必勝而無敵。四機不明。不過九日。而游兵驚軍。障塞不審。不過八日。而外賊得間。由守不慎。不過七日。而內有讒謀。詭禁不修。不過六日。而竊盜者起。死亡不食。不過四日。而軍財在敵。此居於圖東

方方外。

右東方副圖

夏行春政。風行冬政。落重則雨雹。行秋政水。十二
 小郢至德。十二絕氣下。下爵賞。十二中郢賜與。十
 二中絕收聚。十二大暑至盡善。十二中暑。十二小
 暑終。三暑同事。七舉時節。君服赤色。味苦味。聽羽
 聲。治陽氣。用七數。飲於赤后之井。以毛獸之火。麋
 藏薄純。行篤厚。坦氣修通。凡物開靜。形生理。定府
 官。明名分而審責於羣臣。有司則下不乘上。賤不

乘貴。法立數得而無比。周之民則上尊而下卑。遠
 近不乖。此居於圖南方方外。

右南方本圖

旗物尚赤。兵尚戟。刑則燒交疆郊。必明其一。必明
 其將。必明其政。必明其士。四者備則以治擊亂。以
 成擊敗。數戰則士疲。數勝則君驕。驕君使疲民則
 危國。至善不戰。其次一之。大勝者。積衆勝而無非
 義者焉。可以為大勝。大勝無不勝也。此居於圖南
 方方外。

右南方副圖

秋行夏政。葉行春政。華行冬政。耗十二期。風至戒秋事。十二小卯。薄百爵。十二白露下。收聚。十二復理。賜予。十二始前節。第賦事。十二始卯。合男女。十二中卯。十二下卯。三卯同事。九和時節。君服白色。味辛味。聽商聲。治濕氣。用九數。飲於白后之井。以介蟲之火。夔藏恭敬。行搏銳。坦氣修通。凡物開靜。形生理。間男女之畜。修鄉里之什伍。量委積之多寡。定府官之計數。養老弱而勿通。信利害而無私。

按上無則第
二字

此居於圖西方方外。

右西方本圖

旗物尚白。兵尚劍。刑則紹昧斷絕。始乎無端。卒乎無窮。始乎無端。道也。卒乎無窮。德也。道不可量。德不可數。不可量。則衆強不能圖。不可數。則為詐不敢鄉。兩者備施。動靜有功。畜之以道。養之以德。畜之以道。則民和。養之以德。則民合。和合故能習。習故能借。借習以悉。夫之能傷也。此居於圖西方方外。

右西方副圖

冬行秋政霧。行夏政雷。行春政烝泄。十二始寒盡
 刑。十二小榆賜予。十二中寒收聚。十二中榆大收。
 十二寒至靜。十二大寒之陰。十二大寒終。三寒同
 事。六行時節。君服黑色。味鹹味。聽徵聲。治陰氣。用
 六數。飲於黑后之井。以鱗獸之火。爨藏慈厚。行薄
 純。坦氣修通。凡物開靜。形生理。器成於侈。教行於
 鈔。動靜不記。行止無量。戒審四時。以別息。異出入
 以兩易。明養生以解固。審取與以總之。一會諸侯

令曰。非玄帝之命。毋有一日之師役。再會諸侯。令
 曰。養孤老。食常疾。收孤寡。三會諸侯。令曰。田租百
 取五。市賦百取二。關賦百取一。毋乏耕織之器。四
 會諸侯。令曰。修道路。偕度量。一稱數。毋征藪澤。以
 時禁發之。五會諸侯。令曰。修春秋。冬夏之常祭。食
 天壤山川之故祀。必以時。六會諸侯。令曰。以爾壤
 生物。共玄宮。請四輔。將以祀上帝。七會諸侯。令曰。
 官處四體。而無禮者。流之焉。莠命。八會諸侯。令曰。
 立四義。而無議者。尚之于玄宮。聽於三公。九會諸

侯令曰。以爾封內之財物。國之所有為幣。九會大
 令焉。出常至千里之外。二千里之內。諸侯三年而
 朝。習命。二年。三卿使四輔。一年正月朔日。令大夫
 來修。受命三公。二千里之外。三千里之內。諸侯五
 年而會。至習命。三年名卿請事。二年大夫通吉凶。
 七年重適入。正禮義。五年大夫請變。三千里之外。
 諸侯世一至。置大夫以為延安。入共受命焉。此居
 於圖北方方外。

今日右北方本圖

有十日之期。再會。

旗物尚黑。兵尚脅盾。刑則游仰灌流。察數而知治。
 審器而識勝。明謀而適勝。通德而天下定。定宗廟
 育男女。官四分則可以立威。行德制法儀。出號令。
 至善之為兵也。非地是求也。罰人是君也。立義而
 加之以勝。至威而實之以德。守之而後修。勝心焚
 海內。民之所利立之。所害除之。則民人從。立為六
 千里之侯。則大人從。使國君得其治。則人君從。會
 請命於天地。知氣和則生物從。計緩急之事。則危
 危而無難。明於器械之利。則涉難而不變。察於先

後之理。則兵出而不困。通於出入之度。則深入而不危。審於動靜之務。則功得而無害也。著於取與之分。則得地而不執。慎於號令之官。則舉事而有功。此居於圖北方方外。

右北方副圖

五輔第十

謂六典七體八經五務三度。此五者可以輔弼國政也。

外言一

古之聖王。所以取明名廣譽。厚功大業。顯於天下。不忘於後世。非得人者。未之嘗聞。不得於人而能使名譽顯當時。

功業流後世者則未嘗聞。暴王之所以失國家。危社稷。覆宗廟。

滅於天下。非失人者。未之嘗聞。不失於人而能

嘗聞。今有土之君。皆處欲安。動欲威。戰欲勝。守欲固。

大者欲王天下。小者欲霸諸侯。言諸侯欲大利則

霸諸侯也。而不務得人。是以小者兵挫而地削。大者身

死而國亡。既不務得人故必致禍。故曰。人不可不

務也。當務得之於人。此天下之極也。曰。然則得人之道。莫

如利之。利之道。莫如教之以政。故善為政者。田

疇墾而國邑實。朝廷閒而官府治。公法行而私曲

止。倉廩實而囹圄空。賢人進而姦民退。其君子上
 中正而下諂諛。其士民貴武勇而賤得利。賤苟得
 其庶人好耕農而惡飲食。惡費用於是財用足。耕好
 農故財用足而飲食薪菜饒。省費用則是故上必寬裕
 而有解舍。解放也下必聽從而疾怨。上下和同
 而有禮義。故處安而動威。戰勝而守固。是以一戰
 而正諸侯。不能為政者。田疇荒而國邑虛。朝廷兇
 小人競進故兇而官府亂。小人用法故亂公法廢而私曲行。倉廩
 虛而囹圄實。賢人退而姦民進。其君子上諂諛而

宋本脫字字乃逐字之誤

此對語也

下中正。其士民貴得利而賤武勇。其庶人好飲食
 而惡耕農。於是財用匱而食飲薪菜乏。上彌殘苟
 居上位者小人而無解舍。下愈覆驚覆而不聽從。察
 故殘賊苟且也。而無解舍。下愈覆驚覆而不聽從。察
 也驚疑也。上既賊苟而不舍。上下交引而不和同。
 故下伺察而懷疑。驚勅吏反。上引下以恩。故處不安而動不威。
 覆二俱不得故不和同也。故處不安而動不威。
 戰不勝而守不固。是以小者兵挫而地削。大者身
 死而國亡。故以此觀之。則政不可不慎也。德有六
 興。義有七體。禮有八經。法有五務。權有三度。所謂
 六興者何。曰。辟田疇。利壇宅。壇堂修樹藝。勸士民。

六興者何。曰。辟田疇。利壇宅。壇堂。修樹藝。勸士民。

伏利謂人所
未獲之利也

按列子水之
溢曰潘

勉稼穡。修牆屋。此謂厚其生。上六者可以發伏利。利人之事積久隱伏者發而用之。輸帶積。帶貯積也。修道途。便關市。所謂置關市皆令要便也。慎將宿。將送貨財必慎止宿。此謂輸之以財。上五生財之術故曰輸財於民。導水潦。利陂溝。決潘渚。潘溢也。者疏決之令通潘音翻。潰泥滯。泥塗為滯者亦潰決之令通也。通鬱閉。鬱閉亦謂川潰有邊塞者。慎津梁。此謂遺之以利。上之六者所以遺利於民。薄徵斂。輕征賦。弛刑罰。赦罪戾。宥小過。此謂寬其政。上五者所以寬裕其政。養長老。慈幼孤。恤鰥寡。問疾病。弔禍喪。此謂匡其急。上之五者所以救民之急。衣凍寒。食飢渴。匡貧窶。

賑古字通

宋本脫欲字

宋本而字誤

賑罷露。疾憊裸露者有以振救之。資乏絕。此謂賑其窮。上之五窮乏之。凡此六者。德之興也。六者既布。則民之所欲無不得矣。夫民必得其所欲。然後聽上。聽上。然後政可善為也。故曰。德不可不興也。曰。民知德矣。而未知義。然後明行以導之義。行即義。義有七體。七體者何。曰。孝悌慈惠。以養親戚。恭敬忠信。以事君上。中正比宜。以行禮節。比合也。行既中正而又合宜也。整齊搏誦。以辟刑僇。搏節也。言自節而卑屈也。織嗇省用。以備飢饉。織細也。嗇故財用省也。敦悛純固。以備禍亂。悛厚也。音和。莫江反。

協輯睦以備寇戎。凡此七者。義之體也。夫民必知義。然後中正。中正然後和調。和調乃能處安。處安然後動威。動威乃可以戰勝而守固。故曰。義不可不行也。曰。民知義矣。而未知禮。然後飾八經以導之禮。所謂八經者何。曰。上下有義。貴賤有分。長幼有等。貧富有度。凡此八者。禮之經也。故上下無義。則亂。貴賤無分。則爭。長幼無等。則倍。倍乖戾也貧富無度。則失。失其節制上下亂。貴賤爭。長幼倍。貧富失。而國不亂者。未之嘗聞也。是故。聖王飭此八禮。以導其

民。八者各得其義。則爲人君者。中正而無私。爲人臣者。忠信而不黨。爲人父者。慈惠以教。爲人子者。孝悌以肅。爲人兄者。寬裕以誨。爲人弟者。比順以敬。比爲人夫者。敦慊以固。爲人妻者。勸勉以貞。夫然。則下不倍上。臣不殺君。賤不踰貴。少不陵長。遠不間親。新不間舊。小不加大。淫不破義。凡此八者。禮之經也。夫人必知禮。然後恭敬。恭敬然後尊讓。尊讓然後少長貴賤。不相踰越。少長貴賤。不相踰越。故亂不生而患不作。故曰。禮不可不謹也。曰。民

知禮矣。而未知務。然後布法以任力。任力有五務。五務者何。曰。君擇臣而任官。大夫任官。辯事。明所任也。明能官長任事守職。士修身功材。材謂藝能。士既修身必於庶人耕農樹藝。君擇臣而任官。則事不煩。功也。亂。大夫任官。辯事。則舉措時。官長任事守職。則動。作和。士修身功材。則賢良發。庶人耕農樹藝。則財用足。故曰。凡此五者。力之務也。夫民必知務。然後心一。心一。然後意專。心一而意專。然後功足。觀也。故曰。力不可不務也。曰。民知務矣。而未知權。然後

考三度以動之。所謂三度者何。曰。上度之。天祥。下度之。地宜。中度之。人順。此所謂三度。故曰。天時不祥。則有水旱。地道不宜。則有飢饉。人道不順。則有禍亂。此三者之來也。政召之。曰。審時以舉事。時則地宜人順之時也。事成則天祥。得其時。則事可成。以事動民。民可動。以民動國。國則國以國動天下。國強則天下可動也。天下動。然後功名可成也。故民必知權。然後舉錯得。權謂能。舉錯得。則民和輯。民和輯。則功名立矣。故曰。權不可不度也。故曰。五經既布。然後逐姦民。詰詐偽。屏讒慝。而毋

聽淫辭。毋作淫巧。若民有淫行邪性。樹為淫辭。作
為淫巧。以上諂君上而下惑百姓。移國動衆以害
民務者。其刑死流。大罪死小罪流故曰。凡人君之所以內
失百姓。外失諸侯。兵挫而地削。名卑而國虧。社稷
滅覆。身體危殆。非生於諂淫者。未之嘗聞也。何以
知其然也。曰。淫聲諂耳。淫觀諂目。耳目之所好。諂
心。心之所好。傷民。民傷而身不危者。未之嘗聞也。
曰。實墻虛墾。田疇修。牆屋則國家富。節飲食。擗衣
服。則財用足。舉賢良。務功勞。布德惠。則賢人進。逐

姦人。詰詐偽。去讒慝。則奸人止。修飢饉。救災害。賜

罷露。則國家定。明王之務。在於強本事。去無用。然

後民可使富。本事謂農桑也。無用謂末作也。論賢人。用有能。而民

可使治。薄稅歛。毋苟於民。謂無苟取於民。待以忠愛。而民

可使親。三者霸王之事也。事有本而仁義其要也。

今工以巧矣。而民不足於備用者。其悅在玩好。君悅

玩好則民務末農以勞矣。而天下飢者。其悅在珍

作故備用不足方丈陳於前。方丈陳前則役用廣女以巧矣。而

天下寒者。其悅在文繡。君悅文繡則女工傷成天下寒是故博帶

得夫猶或夫言無後彼得以去
誅也

梨梨博帶以就大袂列列從大袂文繡染染文繡刻

鏤削削刻鏤琢采為純漫關幾而不征幾察也

非常而不市市酈而不稅籍市中置物處但使察

工不勞其知巧以為玩好是故無用之物守法者

不失或為無用物守法者必得而誅之不使漏失也

注管子卷第三

備音

管子卷第三終

管子卷第四

唐司空房 玄齡 註

宙合第十一 樞言第十二

宙合第十一 古往今來曰宙也所陳之道既 通往古又合來今無不苞羅也

外言二

左操五音右執五味第一舉目懷繩與准鈎多備規軸

減溜大成是唯時德之節第二舉目春采生秋采菰夏

處陰冬處陽第三舉目大賢之德長明乃哲哲乃明奮

乃苓明哲乃大行第四舉目毒而無怒然而無言欲而

陳與曰行一區字下解云不用其區句區者虛也乃正釋區字義身誤以區區連讀故於舉目誤增一區字宋本正字誤下並作政

無謀。第五大揆度儀。若覺臥。若晦明。若敖之在堯也。第六毋訪于佞。毋蓄于諂。毋育于凶。毋監于讒。

不正廣其荒。第六不用其區區。鳥飛准繩。第八謗

火縣。充末衡。易政利民。第九毋犯其凶。毋邇其求。

而遠其憂。高為其居。危顛莫之救。第十可淺可深。

可浮可沈。可曲可直。可言可默。第十一天不一時。

地不一利。人不一事。可正而視。定而履。深而迹。第十

目。二舉。夫天地一險一易。若鼓之有擗。宅耕。擗。丁。歷。反。

擋。丁。用。反。則擊。天地萬物之橐。宙合有橐。天地。第十

目。左操五音。右執五味。此言君臣之分也。左陽。右陰。道。右。陰。

臣道故曰君。君出令佚。故立于左。君但出令故曰佚。凡右為用事。

故左佚。臣任力勞。故立于右。臣則任力。故曰勞。夫五音不

同聲而能調。此言君之所出令無妄也。五音雖有。不同樂師。

盡能調之。喻百度雖各有別。而無所不順。順而令

行政成。君出令皆順。奉之則政成。五味不同物而能和。此言臣

之所任力無妄也。五味宰夫能和之百職。而無所。臣守任之而無妄也。

不得得而力務財多。臣能任職得宜。務而財必多也。故君出令。正

其國而無齊其欲。民欲既異常。隨一其愛而無獨。其欲而教之也。

其國而無齊其欲。其欲而教之也。一其愛而無獨

其國而無齊其欲。其欲而教之也。一其愛而無獨

其國而無齊其欲。其欲而教之也。一其愛而無獨

其國而無齊其欲。其欲而教之也。一其愛而無獨

其國而無齊其欲。其欲而教之也。一其愛而無獨

其國而無齊其欲。其欲而教之也。一其愛而無獨

十一舉目當在人不一事下

十二舉目當在則舉下

與是。王臣其愛宜一率土周之無所獨與則是愛不一毋獨與是也。王施而無私。

則海內來賓矣。臣任力。同其忠而無爭其利。不失

其事而無有其名。分敬而無妬。則夫婦和勉矣。君

失音。則風律必流。流謂蕩散流則亂敗。臣離味。則百姓

不養。臣離味百職曠百姓不養。則眾散亡。君臣各

能其分。則國寧矣。故名之曰不德。懷繩與准。鈎多

備規軸。減溜大成。是唯時德之節。夫繩扶撥以為

正。准壞險以為平。准必壞舊高峻鈎入枉而出直。工人用鈎則取直也此言聖君賢佐之制舉也。言制以舉賢之法用

宋本故字誤

按別本註成
軸說多因物
施宜隨大小
而用之也

也。鈎博而不失。因以備能而無遺。所舉既博則枉直咸盡故無所失雖

雞鳴狗盜無所不取。國猶是國也。民猶是民也。桀

紂以亂亡。湯武以治昌。湯之國人亦桀之國人武

以之亡亂之故也。湯武以之昌治之故也。章道以教。明法以期。民之興

善也如此。湯武之功是也。湯武之昌教化明也多

備規軸者。成軸也。規者正圓器軸者轉規大小悉

和今用規者欲夫成軸之多也。其處大也不究。其

入小也不塞。究窮也大軸用大處小用小。猶迹求履之憲也。迹者履之所出善者恩之所生憲法也

劉廷惠

心善心也。夫焉有不適善。以恩驅善，故適善備也。僂也。是以無乏。者輕順人君善，既備順何所乏哉。則求者無故諭教者取辟焉。辟法也。取天消陽無計不善也。故論教者取辟焉。為規矩也。天消陽無計量。地化生無法崖。消古育字天以陽氣育生萬物。物物之生故無有崖畔。君所謂是而無非。非而無是。亦既行恩又須順物當順而是之。不是非有必。是得有非當順而非之不得有是也。是非有必。交來苟信。是以有不可先規之。是非既有必使二。是既信之有矣非則不可。必有不可識慮之。然將掩故先以恩義令息改也。必有不可識慮之。然將卒而不戒。不可識謂其非謀隱伏意在不測。或也。藏禍心故必有以防慮之。如其事將終。

忠孝偏指規軸之不同者即減是也。環指規軸之圓周者即通。

忠孝與此同訓。古字通。

即必當陰備待之。故聖人博聞多見。畜道以待物。不可戒告於彼也。物至而對形。曲均存矣。對配也。物至無不容也。物至而對形。曲均存矣。對配也。物至恩配大小之形如此則均。減盡也。溜發也。言徧環畢。莫不備得。故曰減溜大成。以恩故物盡發於善。亦既盡善。君教不偏減順。成功之術。必有巨獲。巨圓圓之周無不備得也。成大獲。必周於德。審於時。時德之遇。事之會也。若合符然。故曰是唯時德之節。德既周時。又審二者。功而不。春采生。秋采蔞。夏處陰。冬處陽。此言聖人成也。春采生。秋采蔞。夏處陰。冬處陽。此言聖人之動靜開闔。誠信。淫。儒取與之必因於時也。

時則動。不時則靜。是以古之士有意而未可陽也。故愁其治。言含愁而藏之也。有意濟世時亂方殷未可明論故曰理代之言陰愁賢人之處亂世也。知道之不可行。則沈而藏之。抑以辟罰。靜默以俾免也。俾取辟之也。猶夏之就清。七性冬之就溫焉。可以無及於寒暑之留矣。夏不反冬不就溫更以寒暑致災終無益也。喻賢者不避亂世更招刑譴何榮之可得哉。非為畏死而不忠也。賢人之避亂世豈畏死而不忠哉但以無益而徒死也夫強言以為僂而功澤不加。時非所言必致刑僂既進傷為人君嚴之義。臣進而遇傷人君因退害為大臣

者之生。退而不遇害而人臣其為不利彌甚。不避而遇害則君益其嚴酷。臣亦偷生不利彌甚也故退身不舍端。修業不息。版也。版牘以待清明。賢者雖復退身終不捨其端操俟亂世清明候。風雲以舉翼也故微子不與於紂之難。而封於宋。以為殷主。先祖不滅。後世不絕。故曰大賢之德長。可久。可大。則明乃哲。哲乃明。奮乃苓。明哲乃大行。賢人之德業。此言擅美主盛自奮也。以琅湯。琅音浪湯音湯凌轢人。人之敗也。常自此。是故聖人著之簡策。傳以告後進。曰奮盛苓落也。盛而不落者。未之有也。故有道者

不平其稱。不滿其量。不依其樂。不致其度。有道者則湯武也。所以不平稱滿量。依樂致度者。所以晦其明。爵尊則肅士。祿豐則務施。功大而無伐。業明而不矜。夫名實之相怨久矣。是故絕而無交。有名有實。必為人怨。其來久。所以絕也。聞惠者知其不可兩守。乃取一焉。故安而無憂。實不可兩守。故但存其一。怨從此而息。所以安然而無憂也。毒而無怒。此言止忿。速濟沒法也。以行毒。怨恨續。赴其行毒之法。沒而不用。今不為怒者。所以止此忿。速濟斷沒法也。然而無言。言不可不慎也。言不周密。反傷其身。言然怒。但可藏之在心。不言之口。以泄其恨。陰懷他計。反

被傷也。故曰。欲而無謀。言謀不可以泄。謀泄蓄極。既其身也。故曰。欲而無謀。言謀不可以泄。謀泄蓄極。既其事方始。圖之無使謀泄。夫行忿速。遂沒法。賊發泄。謀災必至。故曰。災極至。言輕謀泄。蓄必及於身。故曰。毒而無怒。然而無言。欲而無謀。大揆度儀。若覺臥。若晦明。言人君材質。揆度儀法。有疑則問之。賢若覺而。雖不慧。但大臥。若從晦而視明。可以成人也。言淵色以自詰也。靜默以審慮。依賢可用也。君有所未晤。當淵寂其神。以審思慮。有所不晤。依賢以問之。故其為可用也。仁良既明。通於可不利害之理。循發蒙也。問於仁良。其事既明。見利害自發。明也。故曰。若覺臥。若晦明。若敖之在堯也。丹朱慢

而不恭故曰敖敖在堯時雖凡下材但以聖人在
上賢人在下位動而履規矩常自禮法竟以改邪
為明故賓虞朝讓德羣后書曰無若丹朱敖毋訪于佞言毋用佞人也
用佞人則私多行毋蓄于諂言毋聽諂聽諂則欺
上毋育于凶言毋使暴使暴則傷民毋監于讒言
毋聽讒聽讒則失士夫行私欺上傷民失士此四
者用所以害君義失正也夫為君上者既失其義
正而倚以為名譽為臣者不忠而邪以趨爵祿亂
俗敗世以偷安懷樂雖廣其威可損也故曰不正
廣其荒是以古之人阻其路塞其遂守而物修故

著之簡筴傳以告後世人曰其為怨也深是以成
盡焉不用其區區者虛也人而無良焉故曰虛也
凡堅解而不動踣隄而不行其於時必失失則廢
而不濟失植之正而不謬不可賢也植而無能不
可善也所賢美於聖人者以其與變隨化也淵泉
而不盡微約而流施是以德之流潤澤均加于萬
物故曰聖人參于天地鳥飛准繩此言大人之義
也鳥飛准繩曲以為直大人之義權而合道夫鳥之飛也必還山集谷
不還山則困不集谷則死山與谷之處也不必正

宋本未定錄

直而還山集谷。曲則曲矣。而名繩焉。以為鳥起于北。意南而至于南。起于南。意北而至于北。苟大意得。不以小缺為傷。鳥意將集南北亦隨山谷而曲。飛苟遂南北之大意。不以曲飛。小缺為傷。聖人行權亦猶是也。苟得合。義之大致。不以反經小過而為傷也。故聖人美而著之。美鳥飛之事。曰。千里之路。不可扶以繩。直。千里路。必窮也。萬家之都。不可平以准。平准萬家。居必塞也。言大人之行。不必以先帝常義立之。謂賢。守常違變。道必躓也。故為上者之論其下也。議欲。理也。不可以失此術也。此術。權道。護。火縣反。遠也。充言心也。心欲忠。末衡言耳目也。耳目欲

志崇慎慎字通然請順字皆當作慎

劉績曰吉當作吉對下山

按易政謂易近民也

支五北切

端中正者。治之本也。耳司聽。聽必順聞。聞審謂之聰。耳之所聞。既順。且審。故謂之聰。目司視。視必順見。見察謂之明。目之順。心司慮。慮必順言。言得。謂之知。心之所慮。視曰明。故謂聰明以知則博。博而不愒。所以易政也。聰也。明也。智也。三者既博。故事無過舉。乃得中。可制禮作樂。易先古政。政易民利。利乃勸。勸則告。民既勸勉。故可聽不順。不審不聰。不審不聰。則繆。視不察。不明。不察不明。則過。慮不得不知。不得不知。則昏。繆過以昏。則憂憂則所以伎苛。伎苛所以險政。政險民害。害乃怨。怨則凶。故曰。謏充。

末衡言易政利民也。毋犯其凶。言中正以蓄慎也。毋適其求。言上之敗常貪於金玉馬女而吝愛於粟米貨財也。厚藉斂于百姓則萬民懟怨遠其憂。言上之亡其國也。常適其樂立優美而外淫于馳騁田獵內縱于美色淫聲。下乃解怠惰失百吏皆失其端則煩亂以亡其國家矣。高為其居危顛莫之救。此言尊高滿大而好矜人以麗。主盛處賢而自予雄也。言君王豪盛處已以賢自許以為英雄予許也故盛必失而雄必敗。夫上既主盛處賢以操士民國家煩亂萬民

心怨此其必亡也。猶自萬仞之山播而入深淵。其死而不振也必。故曰毋適其求而遠其憂。高為其居危顛莫之救也。可淺可深可沈可浮可曲可直。可言可默。此言指意要功之謂也。凡此淺深曲直言之指意要必得此然可以成功天不一時。春夏秋冬各有其時地不一利。五土十地各有其利人不一事。士農工商各有其事是以著業不得不多。人之名位不得不殊。天時地利猶有不一況於豈得不多。方明者察于事。故不官。官主于物而旁通于道。方謂法術言法術通明之士察於天地知不可專一故云不主一物功用無方旁通

也。於道也者。通乎無上。詳乎無窮。運乎諸生。由道而生。是故辯于一言。察于一治。攻于一事者。可以曲說而不可以廣舉。言寡能之人但辯一言察一理以廣苞也。聖人由此知言之不可兼也。故博為之治而計其意。知一言不可兼羣言故博為理眾言而復計度所言之意以告諭之也。知事之不可兼也。故名為之說而況其功。又知一以兼眾事故每事皆立名而為之說又恐未明其功故比況而曉告之。歲有春夏秋冬。夏月有上下中旬。日有朝暮。夜有昏晨。半星。星半見辰序各有其司。故曰天不一時。此以上各舉天

宋本此字誤

序言其星辰晝隱夜出常見。山陵岑巖。淵泉閎流。半至於次序有司以為法也。泉踰瀼而不盡。瀼瀼瀼瀼薄承瀼而不滿。泉逾而前欲其流不盡至溪谷小既停薄隨至而泄雖承瀼而常不滿之流也。高下肥磽。物有所宜。故曰地不一利。此以上略言地利不一也。鄉有俗。國有法。食飲不同味。衣服異采。世用器械。矩繩准稱。量數度。品有所成。故曰人不一事。此以上舉人此各事之儀其詳不可盡也。略舉之故其詳不盡也。可正而視。言察美惡。審別良苦。不可以不審。操分不雜。故政治不悔。定而履。言處其位。行其路。為其事。

則民守其職而不亂。故葆統而好終。深而迹。言明

墨章書。道德有常。則後世人人修理而不迷。故名

聲不息。夫天地一險一易。若鼓之有槔。槔當擗擋

則擊。險易猶否泰。夫天地不泰應德而言苟有唱

之。必有和之。和之不差。因以盡天地之道。唱則擊

小和大則大和故曰和擊而不差景不為曲物直

響不為惡聲美。物曲則影曲聲惡則響惡亦況是

以聖人明乎物之性者。必以其類來也。惡聲往則

積善餘慶故君子繩繩乎慎其所先。天地萬物之

劉績曰有之也

按山乃土

橐也。君子知善惡必報繩繩成慎先天地以類善

天地萬物從而應之則善在先應在後如橐

天地萬物之橐宙合有橐天地。宙合之道教以先

也天地直子餘萬物。故曰萬物之橐。直裹萬物在

為橐宙合之意。上通於天之上。下泉於地之下。外

出於四海之外。合絡天地以為一裹。宙合廣積善

地為一裹也散之至于無間。不可名而山。宙合之

其終上能無偷觀猶不是大之無外。小之無內。故

曰有橐天地。其義不傳。苟非其人道不虎行一典

品之不極。一薄然而典。品無治也。典常也宙合之

行則不有窮若乃輕薄不能崇重則此多內則富
道或幾乎息矣常品之人不能重理也
時出則當而聖人之道貴富以當奚謂當本乎無
妄之治運乎無方之事應變不失之謂當變無不
至無有應當本錯不敢忿當謂行賞以當功當功
變不至也故雖不用者則以故言而名之曰宙合尋古遺言
用物不敢忿怒也宙合尋古遺言
曰宙合也

樞言第十二

樞者居中以運外動而不窮者也言
則慮心而發口變而無主者也其用

若樞故曰樞言

外言三

宋本無王者以其氣五字
此劉績所補
宋不言字誤

管子曰道之在天者日也

日者萬物由之以顯功莫大焉

故謂之其在人者心也

心者萬物由之以慮萬理

謂之故曰有氣則

生無氣則死日與心以生成為

有名則治無名則亂

治者以其氣為

愛之利之益之安之

四者道之出故曰道之出也

帝王者用之而天下治矣

帝王者審所先所後先

民與地則得矣

民者君之地君者民之天先貴與

驕則失矣

貴而不已則驕驕而不已則失矣是故先王

先王

亡先此二者則無所不失矣

慎貴。在所先所後。人上不可以不慎貴。不可以不
 慎民。不可以不慎富。慎貴在舉賢。慎民在置官。慎
 富在務地。故人主之卑尊輕重。在此三者。不可不
 慎。慎三則尊以重。國有寶有器有用。城郭險阻蓄
 藏寶也。城郭完險阻修則寇盜息。聖智器也。聖無
蓄藏積民無飢故為寶也。不通
智無遺策二者可珠玉末用也。珠玉者飢不可食
操以成事故曰器末用也。寒不可衣費多而
益少故為先王重其寶器而輕其昧。故能為天下
 生而不死者二。謂寶與器立而不立者四。人君雖欲自
則不令得立者喜也者。怒也者。惡也者。欲也者。天
 四謂喜怒哀惡欲

下之敗也。而賢者寶之為善者。非善也。非善此故

善無以為也。故先王貴善。貴善蓄藏王主積于民。無不

霸王積于將戰士。卒勇奮衰主積于貴人。益其驕亡主

積于婦女珠玉。速其亡也故先王慎其所積。疾之疾之。

萬物之師也。為之為之。萬物之時也。強之強之。萬

物之指也。凡國有三制。有制人者。有為人之所制

者。有不能制人。人亦不能制者。何以知其然。德盛

義尊而不好加名於人。加名于人者人眾兵強而

不以其國造難生患。患難于人者天下有大事而

好以其國後謙受也如此者制人者也在人上者德不

盛義不尊而好加名于人人不眾兵不强而好以

其國造難生患恃與國幸名利言恃黨與之國又

其名也如此者人之所制也陵人者人反陵之人進

亦進人退亦退人勞亦勞人佚亦佚進退勞佚與

人相胥胥視也常視人與如此者不能制人人亦

不能制也愛人甚而不能利也愛甚不利憎人甚

而不能害也憎甚不害故先王貴當愛必利貴周

深密不測周者不出于口不見于色一龍一蛇則周也

為龍一則為一日五化之謂周行藏五變故先王

不以一過二以少喻多先王不獨舉不擅功獨舉

人之先王不約束不結紐約束則解有束故可結

紐則絕有紐故可故親不在約束結紐相親從先

王不貨交貨交則入不列地列地則人以為天下

天下不可改也親疎向背是其而可以鞭筆使也

若乃不改而以鞭筆時也利也出為之也先王有

威之則無思不服時也利也出為之也所出為

必上得天時餘目不明餘耳不聰苟非時利雖目

明耳聽有餘是以能繼天子之容天子之容官職

亦然。亦時利也時者得天。義者得人。義即利也既時且義。故能得天與人。先王不以勇猛為邊竟。則邊竟安。邊竟安。則鄰國親。鄰國親。則舉當矣。人故相憎也。人之心悍。悍故為之法。法出于禮。禮出于治。治禮道也。萬物待治禮而後定。凡萬物。陰陽兩生而參視。先王因其參而慎所入所出。以卑為卑。卑不可得。以尊為尊。尊不可得。桀舜是也。先王之所以取重也。得之必生。失之必死者。何也。唯無得之。堯舜禹湯文武孝已。斯待以成。天下必待以生。故先王重之。

一日不食比歲歉。三日不食比歲飢。五日不食比歲荒。七日不食無國土。十日不食無疇類。盡死矣。先王貴誠信。誠信者。天下之結也。信誠者所以結固天下之心也賢大夫不恃宗至。至士不恃外權。坦坦之利不以功。坦坦之備不為用。坦坦謂平平非有超而異者故不能立功而成用也故存國家。定社稷。在卒謀之間耳。聖人用其心。沌沌乎搏而圖。豚豚乎莫得其門。一本作沌乎博而圖。豚豚乎莫得而聞也紛紛乎若亂絲。遺遺乎若有從治。故曰欲知者知之。欲利者利之。欲勇者勇之。欲貴者貴之。彼欲貴我

貴之。人謂我有禮。彼欲勇我勇之。人謂我恭。彼欲利我利之。人謂我仁。彼欲知我知之。人謂我慤。戒之戒之。微而異之。人心不同其猶面焉。令既順欲獲失時無所收。動作必思之。無令人識之。卒來者必備之。信之者仁也。不可欺者智也。既智且仁。是謂成人。賤固事貴。不肖固事賢。貴之所以能成其賢者。以其賢而事不肖也。惡者美之充也。卑者尊之充也。賤者貴之充也。故先王貴之。天以時使。地以材使。人以德使。鬼神以祥使。

禽獸以力使。所謂德者。先之之謂也。故德莫如先。應適莫如後。先王用一陰二陽者。霸。盡以陽者。王。以一陽二陰者。削。盡以陰者。亡。量之不以少多。稱之不以輕重。度之不以短長。不審此三者。不可舉大事。能戒乎。能救乎。能隱而伏乎。能而稷乎。能而麥乎。春不生而夏無得乎。衆人之用其心也。愛者憎之始也。德者怨之本也。唯賢者不然。先王事以合交。德以合人。二者不合。則無成矣。無親矣。凡國之亡也。以其長者也。人之自失也。以其所長者也。

故善游者死于梁池。善射者死于中野。命屬于食。治屬于事。無善事而有善治者。自古及今。未嘗之有也。衆勝寡。疾勝徐。勇勝怯。智勝愚。善勝惡。有義勝無義。有天道勝無天道。凡此七勝者。貴衆用之。終身者衆矣。人主好佚欲。亡其身。失其國者殆。其德不足以懷其民者殆。明其刑而賤其士者殆。諸侯假之威久而不知極已者殆。身彌老不知敬其適子者殆。蓄藏積陳朽腐不以與人者殆。凡人之名三。有治也者。有耻也者。有事也者。事之名二。正

之察之。五者而天下治矣。名正則治。名倚則亂。無名則死。故先王貴名。先王取天下。遠者以禮。近者以體。體禮者所以取天下。遠近者所以殊天下之際。日益之而患少者惟忠。日損之而患多者惟欲。多忠少欲。智也。爲人臣者之廣道也。爲人臣者。非有功勞于國也。家富而國貧。爲人臣者之大罪也。爲人臣者。非有功勞于國也。爵尊而主卑。爲人臣者之大罪也。無功勞于國而貴富者。其唯尚賢乎。衆人之用其心也。愛者憎之始也。愛盡而憎德者怨之

本也。德竭而怨生其事親也。妻子具則孝衰矣。其事君

也。有好業。家室富足。則行衰矣。爵祿滿。則忠衰矣。

唯賢者不然。賢者有始有卒故先王不滿也。人主操逆。人

臣操順。先王重榮辱。榮辱在為。天下無私愛也。無

私憎也。為善者有福。為不善者有禍。禍福在為。故

先王重為。明賞不費。明刑不暴。賞罰明。則德之至

者也。故先王貴明天道。大而帝王者用愛惡。愛惡

天下可秘。愛惡重閉必固。釜鼓滿則人概之。人滿

則天概之。故先王不滿也。先王之書。心之敬執也。

而眾人不知也。故有事。事也。毋事。亦事也。吾畏事。

不欲為事。吾畏言。不欲為言。故行年六十而老吃

也。

管子卷第五
管子卷第五
管子卷第五
管子卷第五

管子卷第五

唐司空房 玄齡 註

八觀第十三

法禁第十四

重令第十五

八觀第十三

外言四

大城不可以不完。郭周不可以外通。里域不可以

橫通。橫通謂從閭閻不可以毋闔。闔扉也宮垣關閉

不可以不修。故大城不完則亂賊之人謀。郭周外

通則姦遁踰越者作。里域橫通則攘奪竊盜者不止。閭閻無闔。外內交通則男女無別。宮垣不備。關閉不固。雖有良貨不能守也。故形勢不得為非。則姦邪之人慤愿。禁禦周固。形勢不得為非。則姦邪之人無從生心而變為慤愿。禁罰威嚴則簡慢之人整齊。憲令著明則蠻夷之人不敢犯。賞慶信必則有功者勸。教訓習俗者眾則君民化變而不自知也。習俗而善不知善之為善。猶入芝蘭之室不知芳之為芳。是故明君在上位。刑省罰寡。非可刑而不刑。非可罪而不罪也。明君者。閉其門。塞其塗。弇其迹。

御覽卷五引無以字。亦下請句。皆作可也。則以行大。

使民毋由接於淫非之地。既閉出非之門。又塞生掩匿如此。則自然端直。欲接淫非之地。其路無由也。是以民之道正行善也。若性然。故罪罰寡而民以治矣。

行其田野。視其耕芸。計其農事。而飢飽之國可以知也。其耕之不深。芸之不謹。地宜不任。草田多穢。耕者不必肥。荒者不必墾。以人猥計其野。猥。眾也。以人眾之多少計其野之廣狹也。草田多而辟田少者。雖不水旱。飢國之野也。若是而民寡。則不足以守其地。若是而民眾。則國貧。民飢。以此遇水旱。則眾散而不收。彼民

不足以守者。其城不固。民飢者。不可以使戰。衆散而不收。則國爲丘墟。故曰有地君國而不務耕芸。寄生之君也。故曰行其田野。視其耕芸。計其農事。而飢飽之國可知也。

行其山澤。觀其桑麻。計其六畜之產。而貧富之國可知也。夫山澤廣大。則草木易多也。壤地肥饒。則桑麻易植也。莊周曰。麋鹿食薦。山澤雖廣。草木毋禁。壤地雖肥。桑麻非數。薦草雖多。六畜有征。賦閉貨之門也。若閉門然。

故曰時貨不遂。時貨謂穀帛畜產也。金玉雖多。謂之貧國也。故曰行其山澤。觀其桑麻。計其六畜之產。而貧富之國可知也。

入國邑。視宮室。觀車馬衣服。而侈儉之國可知也。夫國城大而田野淺狹者。其野不足以養其民。域大而人民寡者。其民不足以守其城。宮營大者。其室寡者。其室不足以實其宮。室屋衆而人徒者。其人不足以處其室。困倉寡而臺榭繁者。其藏不足以供其費。困倉所藏不足。以供臺榭之費。故曰主上無積而

宮室美。氓家無積而衣服脩。氓家謂民家也。乘車者飾觀望。步行者襍文采。本資謂穀帛。而末用多者。本資謂國之俗也。國侈則用費。用費則民貧。民貧則姦智生。姦智生則邪巧作。故姦邪之所生。生於匱不足。匱不足之所生。生於侈。侈之所生。生於毋度。故曰。審度量。節衣服。儉財用。禁侈泰。為國之急也。不通於若計者。若計謂審度量以下。不可使用國。故曰。入國邑視宮室。觀車馬衣服。而侈儉之國可知也。課凶饑。計師役。視臺榭。量國費。而實虛之國可知。

百之本作

也。凡田野萬家之眾。可食之地方五十里。可以為足矣。萬家以下。則就山澤可矣。萬家以下其人少。可以就山澤逐便。利萬家以上。則去山澤可矣。萬家以上其人多。則去山澤就原陸而山澤有禁也。彼野悉辟而民無積者。國地小而食地淺也。田半墾而民有餘食而粟米多者。國地大而食地博也。國地大而野不辟者。君好貨而臣好利者也。君臣好貨利。則妨農功。故其野不辟。辟地廣而民不足者。上賦重流其藏者也。上賦重則人藏流散也。故曰。粟行於三百里。則重賤。故人遠行而糶之。或遠人來糶也。則國毋一年之積。粟行於四百

宋本尚程旁非是

披

按謂計師
役則此師乃
師役也謂與
相遠者衆而
為三分是十
分中有三分
無事農之人
而亡稅三之
一矣
按別本十三
之稅三年不
解也若非畜
積有餘又焉
能歲則民必
鬻子矣

里則國母二年之積粟行於五百里則衆有飢色
其稼亡三之一者命曰小凶三分常稼而亡其一
時有凶災故也故謂
小凶凶三年而大凶比三年不熟
故曰大凶也則衆有大
遺苞矣時既大凶無復畜積雖相振
濟但苞裹升斗以相遺也什一之師什
三毋事則稼亡三之一師法也十一而稅周禮之
通法令乃十三而稅無事
於舊稼亡三之一而非有故蓋積也則道有
損瘠矣既已亡三之一又無故積則
道行之人有毀損羸瘠者也什一之師三
年不解非有餘食也則民有鬻子矣既師十一三
年而不解此
當有餘食而不餘則以遇歲
凶故也所以人有鬻子者故曰山林雖近草木

雖美宮室必有度禁發必有時是何也曰大木不
可獨伐也夫木不可獨舉也夫木不可獨運也夫
木不可加之薄牆之上凡此必資衆力則妨農事
故宮室須有度禁發須有
時故曰山林雖廣草木雖美禁發必有時國雖充
盈金玉雖多宮室必有度江海雖廣池澤雖博魚
鼈雖多罔罟必有正多少小
大之正船網不可一財而成
也必多財
然後成非私草木愛魚鼈也惡廢民於生穀也
故曰先王之禁山澤之作者博民於生穀也彼民
非穀不食穀非地不生地非民不動動謂發
生穀物民非

作力毋以致財。天下之所生，生於用力。天下所以
 由用，用力之所生，生於勞身。是故主上用財，毋已
 力也。是民用力，毋休也。財從力生，故用財不休也。故曰：臺榭
 相望者，其上下相怨也。上怨下不德，下怨上多稅。民毋餘積者，
 其禁不必止。民饑貧則為盜，故禁不止也。衆有遺苞者，其戰不
 必勝。戰士饑則力屈，故戰不勝。道有損瘠者，其守不必固。損瘠則死
 守不固也。故今不必行禁，不必止戰，不必勝，守不
 必固，則危亡隨其後矣。故曰：課凶，鈇計師役，觀臺
 榭，量國費，實虛之國，可知也。

宋本其六子誤

入州里，觀習俗，聽民之所以化其上。君斯作矣，人皆效矣，故人人
 莫不化上而治亂之國可知也。州里不鬲。無限鬲也。問問不
 設，出入毋時，早晏不禁，則攘奪竊盜，攻擊殘賊之
 民，毋自勝矣。自從也，既不設備，則盜賊無從而勝。食谷水，巷鑿井，巷
 巷井則出汲，場圃接。鄰家子女易得交通。樹木茂，姪非者易為宮
 者生其姪，放場圃接。易得交通。樹木茂，姪非者易為宮
 牆毀壞，門戶不閉，外內交通，則男女之別，毋自正
 矣。鄉毋長游。什長游宗也。里毋士舍。士謂里尉，每里當置舍使尉居焉。
 時無會同。鄉里每時當有會，同所以結恩好也。喪蒸不聚，蒸冬祭名。禁罰
 不嚴，則齒長輯睦，毋自生矣。鄉里長弟當以齒也。故昏禮不

謹則民不修廉論賢不鄉舉則士不及行貨財行於國則法令毀於官請謁得於上則黨與成於下鄉官毋法制百姓羣徒不從此亡國弑君之所自生也故曰入州里觀習俗聽民之所以化其上者而治亂之國可知也

入朝廷觀左右本求朝之臣謂原本尋求朝之得失論上下

之所貴賤者而彊弱之國可知也功多為主祿賞

為下則積勞之臣不務盡力戰功曰多謂積勞之臣論其功多則居於

衆上及行祿賞翻在衆下故不務盡力也治行為上爵列為下則豪桀

宋本脫三字

材臣不務竭能便辟左右不論功能而有爵祿則

百姓疾怨非上賤爵輕祿左右不論能而有爵祿則百姓非但疾怨又非

上輕賤爵祿也金玉貨財商賈之人不論志行而有爵祿

不論志行使之在爵祿之位也則上令輕法制毀權重之人不

論才能而得尊位則民倍本行而求外勢使積勞

之人不務盡力則兵士不戰矣豪桀材人不務竭

能則內治不別矣百姓疾怨非上賤爵輕祿則上

毋以勸衆矣上令輕法制毀則君毋以使臣臣毋

以事君矣民倍本行而求外勢則國之情偽竭在

宋本行字脫

劉氏惠

敵國矣。人既倍本求外則國之情故曰。入朝廷觀

左右本求朝之臣論上下之所貴賤者而疆弱之

國可知也。

置法出令。臨衆用民。計其威嚴寬惠。行於其民與

不行於其民可知也。法虛立而害疏遠。謂其立法

遠而不行親近。故曰虛立也。令一布而不聽者存。不聽者存

爵祿而毋功者富。無功者富則然則衆必輕令而

上位危。輕令則有無君故曰良田不在戰士。三年

而兵弱。良田所以賞戰士不賞賞罰不信。五年而

破。上賣官爵。十年而亡。倍人倫而禽獸行。十年而

滅。戰不勝弱也。地四削入諸侯。破也。離本國徙都

邑。亡也。有者異姓滅也。有其國者異姓之故曰置

法出令臨衆用民。計威嚴寬惠而行於其民不行

於其民可知也。

計敵與。量上意。察國本。觀民產之所有餘不足。而

存亡之國可知也。敵國疆而與國弱。諫臣死而諛

臣尊。私情行而公法毀。然則與國不恃其親。謂黨

國不恃已而敵國不畏其疆。寇敵之國不畏豪傑

以爲親也。而敵國不畏其疆。已以爲疆也。豪傑

陳良曰變然猶翻然然字屬句上句讀

不安其位。而積勞之人不懷其祿。悅商販而不務本貨。則民偷處而不事積聚。豪傑不安其位。則良臣出。積勞之人不懷其祿。則兵士不用。民偷處而不事積聚。則困倉空虛。如是而君不為變。而更改常然。則攘奪竊盜殘賊進取之人起矣。內者廷無良臣。豪傑不安其位。兵士不用。積勞之人不懷其祿。故也。困倉空虛。民偷不事積聚。而外有疆敵之憂。則國居而自毀矣。居然聚故也。計敵與量上意。察國本觀民產之所有。餘不足而存亡之國可知也。故以此八者觀人主之

國。而人主毋所匿其情矣。

法禁第十四

外言五

法制不議。則民不相私。君出法制下不敢議。則刑

殺毋赦。則民不偷於為善。有過必誅。則善惡明。爵

祿毋假。則下不亂其上。爵必有德。祿必有功。不妄

亂於上。三者藏於官。則為法。施於國。則成俗。其餘

不彊而治矣。三者謂法刑爵也。藏於官謂下不得

雖不勉彊。莫君壹置其儀。則百官守其法。上明陳

宋本朝字誤

管子

卷五

德

其制。則下皆會其度矣。君之置其儀也。不一。則下之倍法而竝私理者必多矣。是以人用其私。廢上之制而道其所聞。既廢上之制故競道其所聞冀遂其私欲故下與官列法。而上與君分威。國家之危必自此始矣。下謂無人

上謂權臣昔者聖王之治其民也。不然。廢上之法。制者必負以耻。負猶被也。廢法制者財厚博惠以耻辱也。私親於民者。正經而自正矣。臣厚財而作福則正禮經以示之其人自

正亂國之道。易國之常。賜賞恣於已者。聖王之禁也。賜賞者人君所獨用也。臣為君事故須禁之也。聖王既歿。受之者衰。君

按別本註君既失德則大臣必作福作威以射人心使之歸已也

不君人而不能知立君之道。以為國本。則大臣之贅下而射人心者必多矣。越職行恩曰贅。福下曰贅。臣之作福所邀射人心必使歸已也。君不能審立其法。以為下制。則百姓之立私理而徑於利者必眾矣。徑謂邪行以起疾也。

昔者聖王之治人也。不貴其人博學也。欲其人之和同以聽令也。博學而不聽令。秦誓曰。紂有臣億萬人。亦有億萬之心。武王有臣三千而一心。故紂以億萬之心亡。武王以一心存。故有國之君。苟不能同人心。一國威齊。士義通上之治。以為下法。則

宋本另行處。以識之下並同

雖有廣地衆民猶不能以為安也。君失其道則大臣比權重與權重者相比以相舉於國。小臣必循利以相就也。故舉國之士以為亡黨。為叛亡之黨也行公道以為私惠。費公以樹私也進則相推於君。退則相譽於民。各便其身而忘社稷以廣其居。容受博也聚徒威羣。蓄黨以威眾上以蔽君。下以索民。求人附已此皆弱君亂國之道也。故國之危也。擅國權以深索於民者。聖王之禁也。其身毋任於上者。聖王之禁也。進則受祿於君。退則藏祿於室。毋事治職。但力事屬私。其所勉力事務者但屬意

管子 卷五

於王官私。君事去。王之官私事則營之君事則去之也非其人而人私行者。聖王之禁也。臣既非其人故其人但為私行所以禁之也修行則不以親為本。簡孝敬也治事則不以官為主。邀虛譽言舉毋能進毋功者。聖王之禁也。交人則以為已勞。為國舉賢時之下交於人恃之。以為已之恩賜舉人則以為已勞。以為已之功勞仕人則與分其祿者。薦人令仕得祿與其分者聖王之禁也。交於利通而獲於貧窮。臣所與交通者皆貨利末業則農桑廢故獲於貧窮輕取於其民而重致於其君。下致於君為飾成重削上以附下柱法以求於民者。刑上威用附下成恩

宋本无字誤

也。聖王之禁也。用不稱其人。家富於其列。其祿甚寡。而資財甚多者。列業也。臣有用少而家業富祿寡。而資財多。則以枉法取於人。故聖王之禁也。拂世以為行。非上以為名。常反上之法。制以成羣於國者。拂世非上。反達法制。以結連朋黨。亦所謂姦人之維也。聖王之禁也。飾於貧窮。而發於勤勞。權於貧賤。內富而外飾於貧窮。內逸而外發於勤勞。可以致勢。而權於貧窮也。身無職事。家無常姓。列上下之間。議言為民者。聖王之禁也。也。姓生既無職事。家又無常生。自列於上下之間。其有言議。每輒為人以求名譽。非純粹之道。故聖王禁之也。壺士以為亡資。修田以為亡本。每以壺殮濟亡以為亡夫之否。

宋本轍字誤
括注則宋本蓋字誤

宋本即字誤

以隱即象隱
世何倚皆非
不正

若趙孟之為。又修營田。則生之養私不死。既有所業。以為亡夫之本也。則生之養私不死。備預則私養其生。雖亡而不死也。然後失矯。以深與上為市者。備然後君失必矯。其有不從。則示以去就之形。而要之。故曰與上為市。聖王之禁也。審節小節。以示民。鈞虛也。時言大事。以動上。示不則也。遠交以踰羣。假爵以臨朝者。遠交四鄰。以越羣黨。虛假高爵。威臨本朝也。聖王之禁也。卑身雜處。不簡傳類。隱行辟倚。倚依也。自隱也。側入迎遠。挺出而迎遠。遁上而遁民者。卑身雜處。所以遁上。隱行。所以遁民。聖王之禁也。詭俗異禮。大言法行。言譽以為法。使人遵行也。難其所為。而高自錯者。錯置也。聖王之

管子

卷五

十一

禁也。守委間居。博分以致衆。

守其委積以開居勤博分其財以致衆勤

身遂行。說人以貨財。

勤勞其身以遂其行。施其貨財以悅於人。濟人以

買譽。

濟施人貨財所以買其聲譽。

其身甚靜而使人求者。

靜而多財

故人之聖王之禁也。行辟而堅言詭而辯術非而博。

順只而澤者。

所順習者惡事善潤飾之令有光澤。

聖王之禁也。以朋

黨為友。

以蔽惡為仁。朋黨有惡相為。以數變為智。

以重斂為忠。

以遂忿為勇者。聖王之禁也。固國之

本。其身務往於上。

深附於諸侯者。

每國自有其本臣無境外之交

今雖身務歸於上而心有異託外深附於諸侯

聖王之禁也。聖王之身治

世之時。德行必有所是。道義必有所明。故士莫敢

詭俗異禮以自見於國。莫敢布惠緩行。修上下之

交以和親於民。

從容養民謂之緩行。

故莫敢超等踰官。漁利

蘇功以取順其君。

飾詐以釣君利謂之漁利。因聖少構多謂之蘇功。蘇生息也。

上之治民也。進則使無由得其所利。退則使無由

避其所害。必使反乎安其位。樂其羣。務其職。榮其

名而後止矣。

能如上事則止而循常也。

故踰其官而離其羣者。

必使有害。不能其事而失其職者。必使有耻。是故

聖王之教民也。以仁錯之。以耻使之。修其能。致其

所成而止。故曰絕而定。絕邪靜而治。安而尊。舉錯而不變者。聖王之道也。

重令第十五

外言六

凡君國之重器莫重於令。令重則君尊。君尊則國安。令輕則君卑。君卑則國危。故安國在乎尊君尊君在乎行令。行令在乎嚴罰。罰嚴令行。則百吏皆恐。罰不嚴。令不行。則百吏皆喜。故明君察於治民之本。本莫要於令。故曰虧令者死。益令者死。增益令者

殺無赦不行令者死。留令者死。令當行而不從不從令者

死。五者死而無赦。惟令是視。設令者必不赦此五死也故曰令

重而下恐。為上者不明令。出雖自上而論。可與不

可者在下。不明之君雖曰出令。至於可否必與下論而後定。如此者臣反制君何令之為

夫倍上令以為威。則行恣於已。以為私。百吏奚不

喜之有。倍公則得成私。虧令而喜不亦宜乎且夫令出雖自上而論

可與不可者在下。是威下繫於民也。可否定於下。則是威下繫

也。威下繫於民。而求上之毋危不可得也。下疆則上危也

令出而留者無罪。則是教民不敬也。王言如絲其出如綸所謂

敬也留者不敬。令出而不行者毋罪。行之者有罪。是

皆教民不聽也。不行無罪行之反誅人。令出而論

可與不可者。在官是威下分也。官謂百官可否定

也。益損者毋罪。則是教民邪途也。益謂增令者損

不罪人為邪途。如此則巧佞之人將以此成私為

交。比周之人將以此阿黨取與。貪利之人將以此

收貨聚財。懦弱之人將以此阿貴事富。便辟伐矜

之人將以此買譽成名。凡此皆上開其隙則。故今

一出。示民邪途五衢。五衢謂上之五死也死之

則五衢塞生之則五衢開

求上之毋危。下之毋亂。不可得也。五衢開。菽粟不

足。末生不禁。民必有飢餓之色。末生謂以末。而工

以雕文刻鏤相稱也。謂之逆。稱驕也人有飢色不

文相驕故。布帛不足。衣服毋度。民必有凍寒之傷

而女以美衣錦繡綦組相稱也。謂之逆。萬乘藏兵

之國。卒不能野戰。應敵社稷必有危亡之患。而士

以毋分役相稱也。謂之逆。社稷有危人人皆當效

死今反以無分役相驕。故謂爵人不論能。祿人不論功。則士無為行制死

節。爵不論能故不為行制祿。而羣臣必通外請謁。

節不論功故不為死節也

忠孝受富作授宋本已誤

取權道行。事便辟以貴富。諂事便辟以得貴富為榮華以相

釋也。謂之逆。不義富貴志士所以耻反以朝有經

臣國有經俗。民有經產。經常也何謂朝之經臣。察身

能而受官不誣於上。無能受官謂之誣上謹於法令以治不

阿黨。撓法從私謂之阿黨竭能盡力而不尚得。不貴得犯難離

患而不辭死。受命受祿不過其功。不以少求多也服位不

侈其能。不以小居大也不以毋實虛受者。後受祿而朝之

經臣也。何謂國之經俗。所好惡不違於上。從君所欲也所

貴賤不逆於令。遵法也毋上拂之事。拂違也毋下比之

說。毋侈泰之養。適節也毋踰等之服。禮而度也謹於鄉里

之行。信而悌也而不逆於本朝之事者。行君令也國之經

也。何謂民之經產。畜長樹藝。畜長謂畜產也務時殖穀。力

農墾草。禁止末事者。民之經產也。故曰朝不貴經

臣。則便辟得進。毋功虛取。奸邪得行。毋能上通。賤

臣則邪國不服經俗。則臣下不順。而上令難行。無俗

常故民不務經產。則倉廩空虛。財用不足。輕本務

便辟得進。毋功虛取。姦邪得行。毋能上通。則大臣

不和。小人好事臣下不順。上令難行。則應難不捷。不一心

倉廩空虛財用不足則國毋以固守。人飢則逃散也三者

見一焉則敵國制之矣。見一而制故國不虛重兵

不虛勝民不虛用令不虛行凡國之重也必待兵

之勝也而國乃重凡兵之勝也必待民之用也而

兵乃勝凡民之用也必待令之行也而民乃用凡

令之行也必待近者之勝也而令乃行先勝服近習令乃得

行故禁不勝於親於便辟法禁不誅於

嚴重而害於疏遠慶賞不施於卑賤二三而求令

之必行不可得也能不通於官受祿賞不當

號令逆於民心動靜詭於時變有功不必賞有罪

不必誅令焉不必行禁焉不必止在上位無以使

下而求民之必用不可得也將帥不嚴威民心不

專一陳士不死制卒士不輕敵而求兵之必勝不

可得也內守不能完外攻不能服野戰不能制敵

侵伐不能威四鄰而求國之重不可得也德不加

於弱小威不信於強大征伐不能服天下而求霸

諸侯不可得也威有與兩立下亦有立威者兵有與分爭

征伐有自諸侯出德不能懷遠國令不能一諸侯而求王

天下不可得也。地大國富，人眾兵彊，此霸王之本。

也。然而與危亡為鄰矣。天道之數，人心之變，所以

亡為鄰，則以天道數。天道之數，至則反。終於下者

盛則衰。日中則昃，月盈則蝕。人心之變，有餘則驕。不足者驕

則緩怠。夫驕者驕諸侯，驕諸侯者諸侯失於外。子

驕則諸侯叛。緩怠者民亂於內，緩怠必輕於諸侯失於

外。民亂於內，天道也。驕怠者必失外，亂內此天之道。此危亡之時

也。若夫地雖大而不并兼，不攘奪，人雖眾不緩怠

不傲下，國雖富不侈泰，不縱欲，兵雖彊不輕侮諸

宋本始字誤

按此言自諸侯而為天子，按此言自天子而取滅亡

侯動眾用兵，必為天下政理。此正天下之本而霸

王之主也。凡先王治國之器三，攻而毀之者六，明

王能勝其攻，故不益於三者而自有國，正天下。明

雖勝攻於三器，亦不加益，即亂王不能勝其攻，故

亦不損於三者而自有天下而亡。亂王既不能勝

不滅此三者，縱有天三器者，何也。曰號令也。斧鉞

也。祿賞也。六攻者，何也。曰親也。貴也。貨也。色也。巧

佞也。玩好也。三器之用，何也。曰非號令，毋以使下。

非斧鉞，毋以威眾。非祿賞，毋以勸民。六攻之敗，何

也。言六攻能敗三器者謂何也。曰雖不聽而可以得存者。謂親貴也。

雖犯禁而可以得免者。謂貨色也。雖毋功而可以得富

者。謂巧佞玩好也。凡國有不聽而可以得存者。則號令不

足以使下。有犯禁而可以得免者。則斧鉞不足以

威衆。有毋功而可以得富者。則祿賞不足以勸民

號令不足以使下。斧鉞不足以威衆。祿賞不足以

勸民。若此。則民毋為自用。既有罪不誅。有功不賞。故人不自用其力也。

民毋為自用。則戰不勝。戰不勝而守不固。守不固

則敵國制之矣。然則先王將若之。何曰。不為六者

變更於號令。不為六者疑錯於斧鉞。不為六者益

損於祿賞。若此。則遠近一心。遠近一心。則衆寡同

力。衆寡同力。則戰可以必勝。而守可以必固。非以

并兼攘奪也。以為天下政治也。此正天下之道也。

卷五

九

西

